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

春到人間景色新，桃紅李白柳條青。  
香車寶馬閒來往，引卻東風入禁城。  
醜剩酒，豁吟情，頓教忘却利和名。  
豪來試說當年事，猶記旌陽伏水精。

粵自混沌初辟，民物始生，中間有三個大聖人，為三教之祖。三教是甚麼教？一是儒家，乃孔夫子，刪述《六經》，垂憲萬世，為歷代帝王之師，萬世文章之祖。這是一教。一是釋家，是西方釋迦牟尼佛祖，當時生在舍衛國剎利王家，放大智光明，照十方世界，地湧金蓮華，丈六金身，能變能化，無大無不大，無通無不通，普度眾生，號作天人師。這又是一教。一是道家，是太上老君，乃元氣之祖，生天生地，生佛生仙，號鐵師元陽上帝。他化身周歷塵沙，也不可計數。至商湯王四十八年，又來出世，乘太陽日精，化為彈丸，流入玉女口中。玉女吞之，遂覺有孕。懷胎八十一年，直到武丁九年，破脅而生，生下地時，鬚髮就白，人呼為老子。老子生在李樹下，因指李為姓，名耳，字陽伯。後騎著青牛出函谷關。把關吏尹喜望見紫氣，知是異人，求得《道德真經》共三千言，傳留於世。老子入流沙修煉成仙，今居太清仙境，稱為道德天尊。這又是一教。

那三教之中，惟老君為道祖，居於太清仙境。彩雲繚繞，瑞氣氤氳。一日是壽誕之辰，群三十三天天宮，並終南山、蓬萊山、閻苑山等處，三十六洞天，七十二福地，列位神仙，千千萬萬，或跨彩鸞，或騎白鶴，或馭赤龍，或駕丹鳳，皆飄飄然乘雲而至。次第朝賀，獻上壽詞，稽首作禮。詞名《水龍吟》：紅雲紫蓋葳蕤，仙宮渾是陽春候。玄鶴來時，青牛過處，彩雲依舊。壽誕宏開，喜《道德》五千言，流傳萬古不朽。況是天上仙筵，獻珍果人間未有。巨棗如瓜，與著萬歲冰桃，千年碧藕。比乾坤永劫無休，舉滄海為真仙壽。

彼時老君見群臣贊賀，大展仙顏，即設宴相待。酒至半酣，忽太白金星越席言曰：「眾仙長知南瞻洲江西省之事乎？」

江西分野，舊屬豫章。其地四百年後，當有蛟蜃為妖，無人降伏，千百里之地，必化成中洋之海也。」老君曰：「吾已知之。江西四百年後，有地名曰西山，龍盤虎踞，水繞山環，當出異人，姓許名遜，可為群仙領袖，殄滅妖邪。今必須一仙下凡，擇世人行德行全者，傳以道法，使他日許遜降生，有傳授淵源耳。」斗中一仙，乃孝悌王姓衛名弘康字伯衡，出曰：「某觀下凡有蘭期者，素行不疚，兼有仙風道骨，可傳以妙道。」

更令付此道與女真諶母，諶母付此道於許遜。口口相承，心心相契，使他日真仙有所傳授，江西不至沉沒，諸仙以為何如？」老君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」眾仙即送孝悌王至絳摩天中，通明殿下，將此事奏聞玉帝。玉帝允奏，即命直殿仙官，將神書玉旨付與孝悌王領訖。孝悌王辭別眾仙，躡起祥雲，頃刻之間，到閻浮世界來了。

卻說前漢有一人姓蘭名期字子約，本貫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人氏。歷年二百，鶴髮童顏。率其家百餘口，精修孝行，以善化人，與物無忤。時人不敢呼其名，盡稱為蘭公。

彼時兒童謠云：「蘭公蘭公，上與天通。赤龍下迎，名列斗中。」

人知其必仙也。

一日，蘭公憑几而坐。忽有一人，頭戴逍遙巾，身披道袍，腳穿雲履，手中拿一個魚鼓筒板兒，瀟瀟灑灑，徐步而來。蘭公觀其有仙家道氣，慌忙下階迎接。分賓坐定。茶畢，遂問：「仙翁高姓貴名？」答曰：「吾乃斗中之仙，孝悌王是也。自上清下降，遨遊人間。久聞先生精修孝行，故此相訪。」蘭公聞言，即低頭拜曰：「貧老凡骨，勉修孝行，只可淑一身，不能率四海，有何功德，感動仙靈！」孝悌王遂以手扶起蘭公曰：「居！吾語汝孝悌之旨。」蘭公欠身起曰：「願聽指教！」

孝悌王曰：「始炁為大道於日中，是為『孝仙王』。元炁為至道於月中，是為『孝道明王』。玄炁為孝道於斗中，是為『孝悌王』。夫孝至於天，日月為之明；孝至於地，萬物為之生；孝至於民，王道為之成。是故舜、文至孝，鳳凰來翔。姜詩、王祥，得魚奉母。即此論之，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孝道所至，異類皆應。先生修養三世，行滿功成，當得元炁於月中，而為孝道明王。四百年後，晉代有一真仙許遜出世，傳吾孝道之宗，是為眾仙之長，得始炁於日中，而為孝仙王也。」

自是孝悌王悉將仙家妙訣，及金丹寶鑒、銅符鐵券，並上清靈章、飛步斬邪之法，一一傳授與蘭公。又囑道：「此道不可輕傳，惟丹陽黃堂者，有一女真諶母，德性純全，汝可傳之。」

可令諶母傳授與晉代學仙童子許遜，許遜復傳吳猛諸徒，則淵源有自，超凡入聖者，不患無門矣。」孝悌王言罷，足起祥雲，衝霄而去。蘭公拜而送之。自此以後，將金丹寶鑒秘訣逐一參悟，遂擇地修煉仙丹。其法云：黑鉛天之精，白金地之髓，黑隱水中陽，白有火之炁。黑白往來蟠，陰陽歸正位，二物俱含性，丹經號同類。黑以白為天，白以黑為地，陰陽混沌時，朵朵金蓮翠。寶月滿丹田，霞光照靈慧，休閉通天竅，莫泄混元氣。精奇口訣功，火候文武意，凡中養聖孫，萬般只此貴。一日生一男，男男各有配。

蘭公煉丹已成，舉家服之，老者髮白反黑，少者辟穀無饑。遠近聞之，皆知其必飛升上清也。

時有火龍者，係洋子江中擊畜，神通廣大。知得蘭公成道，法教流傳，後來子孫必遭殲滅。乃率領電帥蝦兵蟹將，統領黨類，一齊奔出潮頭，將蘭公宅上團團圍住，喊殺連天。蘭公聽得，不知災從何來，開門一看，好驚人哩！但見：一片黑煙，萬團烈火，卻是紅孩兒身中四十八萬毛孔，一齊迸出；又是華光將手裡三十六塊金磚，一並燒揮。咸陽遇之，烽燧三月不絕；崑山遇之，玉石一旦俱焚。疑年少周郎「赤壁鏖戰」，似智謀諸葛「博望燒屯」。

那火，也不是天火，也不是地火，也不是人火，也不是鬼火，也不是雷公霹靂火，卻是那洋子江中一個火龍吐出來的。驚得蘭公家人，叫苦不迭。蘭公知是火龍為害，問曰：「你這孽畜無故火攻我家，卻待怎的？」孽龍道：「我只問你取金丹寶鑒、銅符鐵券並靈章等事。你若獻我，萬事皆休；不然，燒你一門盡絕！」蘭公曰：「金丹寶鑒等乃斗中孝悌王所授，我怎肯胡亂與你？」只見那火光中，閃出一員電帥，形容古怪，背負團牌，揚威耀武。蘭公睜仙眼一看，原來是個電鼉，卻不在意下。又有那蝦兵亂跳，蟹將橫行，一個個身披甲冑，手執鋼叉。蘭公又舉仙眼一看，原來都是蝦蟹之屬，轉不著意了。遂剪下一個指甲來，約有三寸多長，呵了一口仙氣，念動真言，化作個三尺寶劍。有歌為證：非鋼非鐵體質堅，化成寶劍光凜然。不須鍛鍊洪爐火，稜稜殺氣欺龍泉。光芒顏色如霜雪，見者咨嗟歎奇絕。琉璃寶匣吐蓮花，查鑲金環生明月。此劍神仙流金精，干將莫邪難比倫。閃閃燦燦青蛇子，重重片片綠龜鱗。騰出寒光逼星鬥，響聲一似蒼龍吼。今朝揮向烈炎中，不識蛟螭敢當否？」

蘭公將所化寶劍望空擲起，那劍刮喇喇，就似翻身樣子一般，飛入火燄之中。左一衝右一擊，左一挑右一剔，左一砍右一劈，那些孽怪如何當抵得住！只見電帥遇著縮頭縮腦，負一面團牌急走。他卻走在那裡？直走在峽江口深岩裡躲避，至今尚不敢出頭哩。那蝦兵遇著，拖著兩個鋼叉連跳連跳。他卻走在那裡？直走在洛陽橋下石縫子裡面藏身，至今腰也不敢伸哩。那蟹將遇著，雖有全身堅甲，不能濟事，也拖著兩個鋼叉橫走直走。他須有八隻腳兒更走不動，卻被「撲躡松」寶劍一劈，分為兩半。你看他腹中不紅不白不黃不黑，似膿卻不是膿，似血卻不是血，遍地上滾將出來，真個是：但將冷眼觀螃蟹，看你橫行得幾時？」

那火龍自知蘭公法大，難以擋抵，歎曰：「『兒孫自有兒孫福。』我後來子孫，福來由他去享，禍來由他去當，我管他則甚？」遂奔入洋子江中萬丈深潭底藏身去了。自是蘭公舉家數十口拔宅昇天，玉帝封蘭公為孝明王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金陵丹陽郡，地名黃堂，有一女真字曰嬰。潛通至道，忘其甲子，不知幾百年歲。鄉人累世見之，齒髮不衰，皆以諶母呼之。一日偶過市上，見一小兒伏地悲哭，問其來歷，說：「父母避亂而來，棄之於此。」諶母憐其孤苦，遂收歸撫育。漸已長成，

教他讀書，聰明出眾，天文地理，無所不通。

有東鄰耆老，欲以女娶之，誼母問兒允否？兒告曰：「兒非浮世之人，乃月中孝道明王，領斗中孝悌王仙旨，教我傳道與母。今此化為兒，度脫我母，何必更議婚姻！但可高建仙壇，傳付此道，使我母飛升上清也。」誼母聞得此言，且驚且喜，遂於黃堂建立壇宇，大闡孝悌王之教。誼母已得修真之訣，於是孝明王仍以孝悌王所授金丹寶鑿、鋼符鐵券靈章，及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，悉傳與誼母。誼母乃謂孝明王曰：「論昔日恩情，我為母，君為子；論今日傳授，君為師，我為徒。」遂欲下拜。孝明王曰：「只論子母，莫論師徒。」乃不受其拜，惟囑之曰：「此道宜深秘，不可輕泄。後世替代有二人學仙，一名許遜，一名吳猛，二人皆名登仙籍。惟許遜得傳此道。按《玉皇玄譜》仙籍品秩，吳猛位居元郡御史。許遜位居都仙大使兼高明太史，總領仙部，是為眾仙之長。老母可將此道傳與許遜，又著許遜傳與吳猛，庶品秩不紊矣。」明王言罷，拜辭老母，飛騰太空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出入無車只駕雲，塵凡自是不同群。

明王恐絕仙家術，告戒叮嚀度後人。

卻說漢靈帝時十常侍用事，忠良黨錮，讒諂橫行，毒流四海，萬民嗟怨。那怨氣感動了上蒼，降下兩場大災，久雨之後，又是久旱。那雨整整的下了五個月，直落得江湖滿目，廚灶無煙。及至水退了，又經年不雨，莫說是禾苗槁死，就是草木也乾枯了。可憐那一時的百姓，吃早膳先愁晚膳，縫夏衣便作冬衣。正是朝有奸臣野有賊，地無荒草樹無皮。壯者斃於四方，老者死於溝壑。時許都有一人姓許名琰字汝玉，乃潁陽許田之後。為人慈仁，深明醫道，擢太醫院醫官。感饑荒之歲，乃罄其家資，置丸藥數百斛，名曰「救饑丹」，散與四方食之。每食一丸，可飽四十餘日。饑民賴以不死者甚眾。至獻帝初平年間，黃巾賊起，天下大亂，許都又遭大荒，鬥米千錢，人人菜色，個個鵠形。時許琰已故，其子許肅，家尚豐盈，將自己倉谷盡數周給各鄉，遂挈家避亂江南，擇居豫章之南昌。有鑒察神將許氏世代積善，奏知玉帝：「若不厚報，無以勸善！」玉帝准奏，即仰殿前掌判仙官，將《玄譜》仙籍品秩，逐一查檢，看有何仙輪當下世？仙官檢看畢，奏曰：「晉代江南，當出一擊龍精，擾害良民，生養蛟黨繁盛。

今輪系玉洞天仙降世，傳受女真誼母飛步斬邪之法，斬滅蛟黨以除民害。」玉帝聞奏，即降旨，宣取玉洞天仙，令他身變金鳳，口銜寶珠，下降許肅家投胎。有詩為證：

御殿親傳玉帝書，祥雲謫謫鳳銜珠。

試看凡子生仙種，積善之家慶有餘。

卻說吳赤烏二年三月，許肅妻何氏夜得一夢。夢見一隻金鳳飛降庭前，口內銜珠，墜在何氏掌中。何氏喜而玩之，含於口中，不覺溜下肚子去了，因而有孕。許肅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喜的是年過三十無嗣，今幸有孕；懼的是何氏自來不曾生育，恐臨產艱難。那廣潤門有個占卦先生，混名「鬼推」，決斷如神。不免去問他個吉凶，或男或女，看他如何？

許肅整頓衣帽，竟望廣潤門來。只見那先生忙忙的，占了又斷，斷了又占，撥不開的人頭，移不動腳步。許員外站得個腿兒酸麻，還輪他不上，只得叫上一聲：「鬼推先生！」那先生聽知叫了他的混名，只說是個舊相識，連忙說道：「請進請進。」許員外把兩隻手排開了眾人，方纔挨得進去。相見禮畢，許員外道：「小人許肅敬來問個六甲，生男生女，或吉或凶，請先生指教。」那先生就添上一炷香，唱上一個喏，口念四句：

虔叩六丁神，文王卦有靈。

吉凶含萬象，切莫順人情。

通陳了姓名意旨，把銅錢擲了六擲，占得個「地天泰」卦。

先生道：「恭喜，好一個男喜。」遂批上幾句云：

福德臨身旺，青龍把世持。

秋風生桂子，坐草卻無虞。

許員外聞言甚喜，收了卦書，遂將幾十文錢謝了先生。回去對渾家說了，何氏心亦少穩。光陰似箭，忽到八月十五中秋，其夜天朗氣清，現出一輪明月，皎潔無翳。許員外與何氏玩賞，貪看了一會，不覺二更將盡，三鼓初傳。忽然月華散彩，半空中仙音嘹亮，何氏只一陣腹痛，產下個孩兒，異香滿室，紅光照人。真個是：五色雲中呈鸞鶴，九重天上送麒麟。

次早鄰居都來賀喜，所生即真君也。形端骨秀，穎悟過人。年甫三歲，即知禮讓。父母乃取名遜，字敬之。年十歲，從師讀書，一目十行俱下，作文寫字，不教自會，世俗無有能為之師者。真君遂棄書不讀，慕修養學仙之法，卻沒有師傅，心常切切。

忽一日，有一人姓胡名雲字子元，自幼與真君同窗，情好甚密，別真君日久，特來相訪。真君倒屣趨迎，握手話舊。

子元見真君談吐間有馳慕神仙之見意，乃曰：「老兄少年高才，乃欲為雲外客乎？」真君曰：「惶愧，自思百年且暮，欲求出世之方，恨未得明師指示。」子元曰：「兄言正合我意，往者因訪道友雲陽詹瞻先生，言及西寧州有一人，姓吳名猛字世雲，曾舉孝廉，仕吳為洛陽令。後棄職而歸，得傳異人丁義神方，日以修煉為事。又聞南海太守鮑靚有道德，往師事之，得其秘法。回至豫章，江中風濤大作，乃取所執白羽扇畫水成路，徐行而渡。渡畢，路復為水。觀者大駭。於是道術盛行，弟子相從者甚眾。區區每欲拜投，奈母老不敢遠離。兄若不惜勞苦，可往師之。」真君聞言，大喜曰：「多謝指教！」

真君待子元別去，即拜辭父母，收拾行李，竟投西寧，尋訪吳君。有詩贊曰：無影無形仙路難，未經師授莫躋攀。

胡君幸賜吹噓力，打破玄元第一關。

話說真君一念投師，辭不得路途辛苦。不一日得到吳君之門，寫一個門生拜帖，央道童通報。吳君看是「豫章門生許遜」，大驚曰：「此人乃有道之士！」即出門迎接。此時吳君年九十一歲，真君年四十一歲，真君不敢當客禮，口稱：「仙丈，願受業於門下。」吳君曰：「小老粗通道術，焉能為人之師？但先生此來，當盡剖露，豈敢自私？亦不敢以先生在弟子列也。」自此每稱真君為「許先生」，敬如賓友。真君亦尊吳君而不敢自居。

一日二人坐清虛堂，共談神仙之事。真君問曰：「人之有生必有死，乃古今定理。吾見有壯而不老，生而不死者，不知何道可致？」吳君曰：「人之有生，自父母交媾，二氣相合，陰承陽生，氣隨胎化。三百日形圓，靈光入體，與母分離。五千日氣足，是為十五童男。此時陰中陽半，可以比東日之光。

過此以往，不知修養，則走失元陽，耗散真氣，氣弱則有病老死苦之患。」真君曰：「病老死苦，將何卻之？」吳君曰：「人生所免病老死苦，在人中修仙，仙中昇天耳。」真君曰：「人死為鬼，道成為仙，仙中昇天者，何也？」吳君曰：「純陰而無陽者，鬼也；純陽而無陰者，仙也；陰陽相離者，人也。

惟人可以為仙，可以為鬼。仙有五等，法有三成，持修在人而已。」真君曰：「何謂法有三成，仙有五等？」吳君曰：「法有三成者：小成、中成、大成。仙有五等者：鬼仙、人仙、地仙、神仙、天仙。所謂鬼仙者，少年不修，恣情縱欲，形如枯木，心若死灰，以致病死，陰靈不散，成精作怪，故曰鬼仙。鬼仙不離於鬼也。所謂人仙者，修真之士，不悟大道，惟小用其功。絕五味者，豈知有六氣？忘七情者，豈知有十戒？

行嗽咽者，嘔吐納之為錯；著採補者，笑清淨以為愚。彩陰取婦人之氣者，與縮金龜者不同；蓋陽食女子之乳者，與煉金丹不同。此等之流，只是於大道中得一法一術成功，但能安樂延壽而已，故曰人仙。人仙不離於人也。所謂地仙者，天仙之半，神仙之中，亦只小成之法。識坎離之交配，悟龍虎之飛騰，煉成丹藥，得以長生住世，故曰地仙。地仙不離於地也。所謂神仙者，以地仙厭居塵世，得中成之法，抽鉛添汞，金精煉頂，玉液還丹，五氣朝元，三陽聚頂，功滿忘形，胎生自化，陰盡陽純，身外有身，脫質成仙，超凡入聖，謝絕塵世，以歸三島，故曰神仙。神仙不離於神也。所謂天仙者，以神仙厭居三島，得大成之法，內外丹成，道上有功，人間有行，功行滿足。授天書以返洞天，是曰天仙。天仙不離於天也。然修仙之要，煉丹為急。吾有《洞仙歌》二十二

首，君宜謹記之：

丹之始，無上元君授聖主，法出先天五太初，遇元修煉身衝舉。  
丹之祖，生育三才運今古，隱在鄱湖山澤間，志士彩來作丹母。  
丹之父，曉來飛上扶桑樹，萬道霞光照太虛，調和兔髓可烹煮。  
丹之母，金晶瑩潔夜三五，烏兔搏搗不終朝，煉成大藥世無比。  
丹之胎，鳥肝兔髓毓真胚，一水三汞三砂質，四五三成明自來。  
丹之兆，三日結胎方入妙，萬丈紅光貫鬥牛，五音六律隨時奏。  
丹之質，紅紫光明人莫識，元自虛無黍米珠，色即是空空即色。  
丹之靈，十月脫胎丹始成，一粒一服百日足，改換形骨身長生。  
丹之聖，九年煉就五霞鼎，藥力如添水火功，枯骨立起孤魂醒。  
丹之室，上絃七分下絃八，中虛一寸號明堂，產出靈苗成金液。  
丹之釜，恒廓壇爐須堅固，內外護持水火金，日丁金胎產盤古。  
丹之灶，鼎曲相通似蓬島，上安垣廓護金爐，立煉龍膏並虎腦。  
丹之火，一日時辰十二個，文兮武兮要合宜，抽添進退莫太過。  
丹之水，器憑勝負斯為美，不潮不濫致中和，溢產靈苗吐金蕊。  
丹之威，紅光耿耿衝紫薇，七星燦燦三臺爛，天丁地甲皆皈依。  
丹之竅，天地人兮各有奧，紫薇嶽瀆及明君，三界精靈皈至道。  
丹之彩，依方逐位安排派，青紅赤白黃居中，攝瑞招祥神自在。  
丹之用，真土真鉛與真汞，黑中取白赤中青，全憑水火靜中動。  
丹之融，陰陽配合在雌雄，龍精虎髓鼎中烹，造化抽添火候功。  
丹之理，龍膏虎髓靈無比，二家交姤仗黃精，屯蒙進退全終始。  
丹之瑞，小無其內大無外，放彌六合退藏密，三界收來黍珠內。  
丹之完，玉皇捧祿要天緣，等閒豈許凡人泄，萬劫之中始一傳。

真君曰：「多謝指述！敢問仙丈，五仙之中，已造到何仙地位？」吳君曰：「小老山野愚蒙，功行殊欠，不過得小成之功，而為地仙耳。若於神仙天仙，雖知門路，無力可攀。」遂將燒煉秘訣並白雲符書，悉傳與真君。真君頓首拜謝，相辭而歸。

回至家中，厭居鬧市，欲尋名山勝地，以為棲身之所。聞知汝南有一人，姓郭名璞字景純，明陰陽風水之道，遨遊江湖。真君敬訪之。璞一日早起，見鴉從東南而鳴，遂占一課，斷曰：「今日午時，當有一仙客許姓者，到我家中，欲問擇居之事。」至日中，家童果報客至。璞慌忙出迎，禮罷，分賓而坐。璞問曰：「先生非許姓，為卜居而來乎？」真君曰：「公何以知之？」璞曰：「某今早卜卦如此，未知然否？」真君曰：「誠然。」因自敘姓名，並道卜居之意。璞曰：「先生儀容秀偉，骨骼清奇，非塵中人物。富貴之地，不足居先生。居先生者，其神仙之地乎？」真君曰：「昔呂洞賓居廬山而成仙，鬼穀子居雲夢而得道，今或無此吉地麼？」璞曰：「有，但當遍歷耳。」

於是命童僕收拾行囊，與真君同遊江南諸郡，採訪名山。

一日行至廬山，璞曰：「此山嵯峨雄壯，湖水還東，紫雲蓋頂，累代產升仙之士。但山形屬土，先生姓許，羽音屬水，水土相剋，不宜居也。但作往來游寓之所，則可矣。」又行至饒州鄱陽，地名傍湖，璞曰：「此傍湖富貴大地，但非先生所居。」真君曰：「此地氣乘風散，安得擬太富貴耶？」璞曰：「相地之法，道眼為上，法眼次之。道眼者，憑目力之巧，以察山河形勢；法眼者，執天星河圖紫薇等法，以定山川。吉凶富貴之地，天地所秘，神物所護，苟非其人，見而不見。俗雲『福地留與福人來』，正謂此也。」真君曰：「今有此等好地，先生何不留一記，以為他日之驗？」郭璞乃題詩一首為記，云：

行盡江南數百州，惟有傍湖山石牛。  
雁鵝夜夜鳴更鼓，魚鱉朝朝拜冕旒。  
離龍隱隱居乾位，巽水滔滔入民流。  
後代福人來遇此，富貴綿綿八百秋。

許、郭二人離了鄱陽，又行至宜春棲梧山下，有一人姓王名朔，亦善通五行曆數之書。見許、郭二人登山采地，料必異人，遂迎至其家。詢姓名已畢，朔留二人宿於西亭，相待甚厚。真君感其慇懃，乃告之曰：「子相貌非凡，可傳吾術。」

遂密授修煉仙方。郭璞曰：「此居山水秀麗，宜為道院，以作養真之地。」王朔從其言，遂蓋起道院，真君援筆大書「迎仙院」三字，以作牌額。王朔感戴不勝。二人相辭而去，遂行至洪都西山，地名金田，則見：嵯峨峨峨的山勢，突突兀兀的峰巒，活活潑潑的青龍，端端正正的白虎，圓圓淨淨的護沙，灣灣環環的朝水。山上有蒼蒼鬱鬱的虬髯美松，山下有翠翠青青的鳳尾修竹，山前有軟軟柔柔的龍須嫩草，山後有古古怪怪的鹿角枯樟。也曾聞華華彩彩的鸞吟，也曾聞昂昂藏藏的鶴唳，也曾聞咆哮咆哮的虎嘯，也曾聞呦呦詵詵的鹿鳴。這山呵！比浙之天臺更生得奇奇絕絕，比閩之武夷更生得窈窕嶢嶢，比池之九華更生得迤迤邐邐，比蜀之峨眉更生得秀秀麗麗，比楚之武當更生得尖尖圓圓，比陝之終南更生得巧巧妙妙，比魯之泰山更生得蜿蜿蜒蜒，比廣之羅浮更生得蒼蒼奕奕。真是天下無雙勝境，江西第一名山。萬古精英此處藏，分明是個神仙宅。

卻說郭璞先生行到山麓之下，前觀後察，左顧右盼，遂將羅經下針，審了方向，撫掌大笑曰：「璞相地多矣，未有如此之妙！若求富貴，則有起歇；如欲棲隱，大合仙格。觀其岡阜厚圓，位坐深遠，三峰壁立，四環雲拱，內外勾鎖，無不合宜。大凡相地，兼相其人，觀君表裡，正與地符。且西山屬金，以五音論之，先生之姓，羽音屬水，金能生水，合得長生之局，舍此無他往也。但不知此地誰人為主？」旁有一樵夫指曰：「此地乃金長者之業。」真君曰：「既稱長者，必是善人。」

二人逕造其家。金公欣然出迎，歡若平生。金公問曰：「二位仙客，從何而至？」郭璞曰：「小子姓郭名璞：略曉陰陽之術。因此位道友姓許名遜，欲求棲隱之地。偶彩寶莊，正合仙格，欲置一舍，以為修煉之所。不知尊翁肯慨諾否？」金公曰：「第恐此地褊小，不足以處許君；如不棄，並寒莊薄地數畝悉當相贈。」真君曰：「願訂價多少？惟命是從。」金公曰：「大丈夫一言，萬金不易。愚老拙直，平生不立文券。」乃與真君索大錢一文，中破之，自收其半，一半付還真君。真君叩頭拜謝。三人分別而去。於是真君辭了郭璞，擇取吉日，挈家父母妻子，凡數十口，徙於西山，築室而居焉。金公後封為地主真官。金氏之宅，即今玉隆萬壽宮是也。卻說真君日以修煉為事，煉就金丹，用之可以點石為金，服之可以卻老延年。於是周濟貧乏，德義彰播。

時晉武帝西平蜀，東取吳，天下一統，建元太康。從吏部尚書山濤之奏，詔各郡保舉孝廉賢能之士。豫章郡太守范寧，見真君孝養二親，雍睦鄉裡，輕財利物，即保舉真君為孝廉。武帝遣使臣束帛齎詔，取真君為蜀郡旌陽縣令。真君以父母年老，不忍遠離，上表辭職。武帝不允，命本郡守催迫上任。捱至次年，真君不得已辭別父母妻子，只得起程。真君有二姊，長姊事南昌眇君，夫早喪，遺下一子眇烈字道微，事母至孝。真君慮其姊孀居無倚，遂築室於宅之西，奉姊居之，於是母子得聞妙道，真君臨行，謂姊曰：「吾父母年邁，妻子尚不知世務，賢姊當代弟掌治家事。如有仙翁隱客相過者，可以禮貌相待。汝子眇烈，吾嘉其有仁孝之風，使與我同往任所。」眇母曰：「賢弟好去為官，家下一應事體為姊的擔當，不勞遠念。」

言未畢，忽有一少年上堂，長揖言曰：「吾與眇烈哥哥，皆外甥也。何獨與眇兄同行，而不及我？」真君視其人，乃次姊之子，複姓鐘離名嘉字公陽，新建縣象牙山西里人也。父母俱早喪，自幼依於真君。為人氣象恢弘，德性溫雅，至是欲與真君同行。

真君許之。於是二甥得薰陶之力，神仙器量，從此以立。真君又呼其妻周夫人告之曰：「我本無心功名，奈朝廷屢聘，若不奉行，恐抗君命。自古忠孝不能兩全。二親老邁，汝當朝夕侍奉，調護寒暑，克盡汝子婦之道！且兒女少幼，須不時教訓，勤以治家，儉以節用，此是汝當然事也。」

周夫人答曰：「謹領教！」言畢，拜別而行，不在話下。

話說真君未到任之初，蜀中饑荒，民貧不能納租；真君到任，上官督責甚嚴，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石為金，暗使人埋於縣衙後圃。一旦拘集貧民未納租者，盡至階下，真君問曰：「朝廷糧稅，汝等緣何不納？」貧民告曰：「輸納國稅，乃理之常，豈敢不遵？奈因饑荒，不能納爾。」真君曰：「既如此，吾罰汝等在於縣衙後圃，開鑿池塘，以作工數，倘有所得，即來完納。」民皆大喜，即往後圃開鑿池塘，遂皆拾得黃金，都來完納，百姓遂免流移之苦。鄰郡聞風者，皆來依附，遂至戶口增益。按《一統志》旌陽縣屬漢州，真君飛升後，改為德陽，以表真君之德及民也。其地賴真君點金，故至今尚富，這話休題。那時民間又患瘟疫，死者無數，真君符咒所及，即時痊癒。又憐他郡病民，乃插竹為標，置於四境溪上，焚符其中，使病者就而飲之，無不痊可。其老幼婦瘦羸不能自至者，令人汲水歸家飲之，亦復安痊。郡人有詩贊曰：

百里桑麻知善政，萬家煙井沐仁風。  
明懸藻鑿秋陽暴，清逼冰壺夜月溶。  
符置江濱驅痼病，金埋縣圃起民窮。  
真君德澤於今在，廟祀巍巍報厥功。

卻說成都府有一人，姓陳名勳字孝舉。因舉孝廉，官居益州別駕。聞真君傳授吳猛道法，今治旌陽，恩及百姓，遂來拜謁，願投案下充為書吏，使朝夕得領玄教。真君見其人氣清色潤，遂付以吏職。既而見勳有道骨，乃引勳居門下為弟子，看守藥爐。又有一人姓周名廣字惠常，廬陵人也，乃吳都督周瑜之後。遊巴蜀雲臺山，粗得漢天師驅精斬邪之法。

至是聞真君深得仙道，特至旌陽縣投拜真君為師，願垂教訓。

真君納之，職掌雷壇。二人自是得聞仙道之妙。真君任旌陽既久，弟子漸眾，每因公餘無事，與眾弟子講論道法。

卻說晉朝承平既久，外有五胡強橫，濁亂中原。那五胡？

匈奴劉淵居晉陽，羯戎石勒居上黨，羌人姚弋仲居扶風，氐人苻洪居臨渭，鮮卑慕容廆居昌黎。

先是漢、魏以來，收服夷、狄，諸胡多居塞內。太子洗馬江統勸武帝徙於邊地，免後日夷、狄亂華之禍。武帝不聽，至是果然侵亂晉朝。太子惠帝愚蠢，賈後橫恣，殺戮大臣。真君乃謂弟子曰：「吾聞君子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」遂解官東歸。百姓聞知，扳轅臥轍而留，泣聲震地。真君亦泣下，謂其民曰：「吾非肯舍汝而去，奈今天下不久大亂，吾是以為保身之計。爾等子民，各務生業！」百姓不忍，送至百里之外，或數百里，又有送至家中不肯回者。真君至家，拜見父母妻子，合家相慶，喜不自勝。即於宅東空地結茅為屋，狀如營壘，令蜀民居之。蜀民多改其氏族，從真君之姓，故號許氏營。

卻說真君之妻周夫人對真君言：「女姑年長，當擇佳配。」

真君曰：「吾久思在心矣。」遍觀眾弟子中，有一人姓黃名仁覽字紫庭，建城人也。乃御史中丞黃輔之子。其人忠信純篤，有受道之器。真君遂令弟子周廣作媒。仁覽稟於父母，擇吉備禮，在真君宅上成婚。滿月後，稟於真君同仙姑歸家省親。

仙姑克盡婦道，仁覽吩咐其妻在家事奉公姑，復拜辭父母，敬從真君求仙學道。

卻說吳真君猛時年一百二十餘歲矣，聞知真君解纜歸家，自西安來相訪。真君整衣出迎，坐定敘闊，命築室於宅西以居之。一日忽大風暴作，吳君即書一符，擲於屋上，須臾見有一青鳥銜去，其風頓息。真君問曰：「此風主何吉凶？」吳君曰：「南湖有一舟經過，忽遇此風，舟中有一道人呼天求救，吾以此止之。」不數日，有一人深衣大帶，頭戴幅巾，進門與二君施禮曰：「姓彭名抗，字武陽，蘭陵人也。自少舉孝廉，官至晉朝尚書左丞。因見天下將亂，托疾辭職。聞許先生施行德惠，參悟仙機，特來拜投為師。昨過南湖，偶遇狂風大作，舟幾覆。吾乃呼天號救，俄有一青鳥飛來，其風頓息。今日得拜仙顏，實乃萬幸！」真君即以吳君書符之事告之。彭抗拜謝不勝，遂挈家居豫章城中。既而見真君一子未婚，願將女勝娘為配。真君從之。自後待彭抗以賓禮，盡以神仙秘術付之。東明子有詩云：

二品高官職匪輕，一朝拋卻拜仙庭。

不因懿戚情相厚，彭老安能得上升？

此時真君傳得吳猛道術，猶未傳誦母飛步斬邪之法。有太白金星奏聞玉帝：「南昌郡孽龍將為民害，今有許遜原系玉洞真仙降世，應在此人收伏。望差天使齎賜斬妖神劍，付與許遜，助斬妖精，免使黎民遭害。」玉帝聞奏，即宣女童二人，將神劍二口，齎至地名柏林，獻於許遜，宣上帝之命，教他斬魅除妖，濟民救世。真君拜而受之，回顧女童，已飛升雲端矣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堅金烈火煉將成，削鐵吹毛耀日明。

玉女捧來離紫府，江湖從此水流腥。

且說江南有一妖物，號曰「孽龍」。初生人世，為聰明才子，姓張名酷。因乘船渡江，偶值大風，其船遂覆。張酷溺於水中，彼時得附一木板，隨水漂流，泊於沙灘之上。肚中正餓，忽見明珠一顆，取而吞之。那珠不是別的珠，乃是那火龍生下的卵。吞了這珠卻不餓了，就在水中能游能泳。過了一月有餘，脫胎換骨，遍身盡生鱗甲，只有一個頭，還是人頭。其後這個畜生只好在水中戲耍，或跳入三級巨浪，看魚龍變化，或撞在萬丈深潭，看蝦蟹潛游。不想火龍見了，就認得是他兒子，噓了一氣，教以神通。那畜生走上岸來，即能千變萬化，於是呼風作雨，握霧撥雲。喜則化人形而淫人間之女子，怒則變精怪而興陸地之波濤，或壞人屋舍，或食人精血，或覆人舟船，取人金珠，為人間大患。誕有六子，數十年間，生息蕃盛，約有千餘。兼之族類蛟蠃甚多，常欲把江西數郡滾出一個大中海。

一日，真君煉丹於艾城之山，有蛟黨輒興洪水，欲漂流其丹室。真君大怒，即遣神兵擒之，釘於石壁，今釘蛟石猶在。又揮起寶劍，將一蛟斬訖。不想那孽龍知道，殺了他的黨類，一呼百集，老老少少，大大小小，都打做一團兒。孽龍道：「許遜恁般可惡，欲誅吾黨，不報此仇，生亦枉然！」內有一班孽畜，有叫孽龍做公公的，有叫做伯伯的，有叫做叔叔的，有叫做哥哥的，說道：「不消費心，等我們去把那許遜抓將來，碎屍萬段，以泄其恨。」孽龍道：「聞得許遜傳授了吳猛的法術，甚有本事，還要個有力量的去才好。」內有一長蛇精說道：「哥哥，等我去來。」孽龍道：「賢弟到去得。」於是長蛇精帶了百十個蛟黨，一齊衝奔許氏之宅，一字陣兒擺開，叫道：「許遜，敢與我比勢麼？」真君見是一夥蛟黨，仗劍在手問云：「你這些孽畜，有甚本事，敢與我相比？」長蛇精道：「你聽我說：

鱗甲稜層氣勢雄，神通會上顯神通。

開喉一旦能吞象，伏氣三年便化龍。

巨口張時偏作霧，高頭昂處便呼風。

身長九萬人知否，繞遍崑崙第一峰。」

長蛇精恃了本事，耀武揚威，眾蛟黨一齊踴躍，聲聲口口說道：「你不該殺了我家人，定不與你干休！」真君曰：「只怕你這些孽畜逃不過我手中寶劍。」那長蛇精就弄他本事，放出一陣大風，又只見：視之無影，聽之有聲，噫大塊之怒號，傳萬竅之跳叫。一任他砰砰磅磅，慄慄烈烈，撼天闕，搖地軸，九天仙子也愁眉；那管他青青白白，紅紅黃黃，翻大海，攪長江，四海龍王同縮頸。雷轟轟，電閃閃，飛的是沙，走的是石，直恁的滿眼塵霾春起早；雲慘慘，霧騰騰，折也喬林，不也古木，說甚麼前村燈火夜眠遲，忽喇喇前呼後叫，左奔右突，就是九重龍樓鳳閣，也教他萬瓦齊飛；吉都都橫衝直撞，亂卷斜拖，即如千丈虎狼穴，難道

是一毛不拔？

縱宗生之大志，不敢謂其乘之而浪破千層；雖列子之冷然，吾未見其御之而旬有五日。正是：

萬里塵沙陰晦暝，幾家門戶響敲推。

多情折盡章臺柳，底事掀開社屋茅？

真個好一陣大風也！真君按劍在手，叱曰：「風伯等神，好將此風息了！」須臾之間，那風寂然不動。誰知那些孽怪，又弄出一番大雨來：則見：石燕飛翔，商羊鼓舞。滂沱的雲中瀉下，就似傾盆；忽喇的空裡注來，豈因救旱。逼逼剝剝，打過那園林焦葉，東一片，西一片，翠色闌珊；淋淋篩篩，滴得那池沼荷花，上一瓣，下一瓣，紅妝零亂，溝面洪盈，倏忽間漂去高鳳庭前麥；簷頭長溜，須臾裡洗卻周武郊外兵。這不是鞭將蜥蜴，碧天上祈禱下的甘霖；這卻是驅起鯨鯢，滄海中噴將來的唾沫。正是：

茅屋人家煙火冷，梨花庭院夢魂驚。

渠添濁水通魚入，地秀蒼苔滯鶴行。

真個好一陣大雨也！真君又按劍叱曰：「兩師等神，好將此雨止了！」那雨一霎時間半點兒也沒了。真君乃大顯法力，奔往長蛇精陣中，將兩口寶劍揮起，把長蛇精揮為兩段。那伙蛟黨，見斬了蛇精，各自逃生。真君趕上，一概誅滅。逕往群蛟之所，尋取孽龍。

那孽龍聞得斬了蛇精，傷了許多黨類，心裡那肯干休！就呼集一黨蛟精，約有千百之眾，人多口多，罵著真君：「騷道，野道，你不合這等上門欺負人！」於是呼風的呼風，喚雨的喚雨，作霧的作霧，興雲的興雲，攪煙的攪煙，弄火的弄火，一齊奔向前來。真君將兩口寶劍，左砍右斲，那蛟黨多了，怎生收伏得盡？況真君此時未傳得誅母飛騰之法，只是個陸地神仙。那孽龍到會變化，衝上雲霄，就變成一個大鷹兒。真個：

爪似銅釘快利，嘴似鐵鑽堅剛。

展開雙翅欲飛揚，好似大鵬模樣。

雲裡叫時聲大，林端立處頭昂。

紛紛鳥雀盡潛藏，那個飛禽敢擋。

只見那鷹兒在半空展翅，忽喇地撲將下來，倒把真君臉上搗了一下，搗得血流滿面。真君忙揮劍斬時，那鷹又飛在半空中去了。真君沒奈何，只得轉回家中。那些蛟黨見傷得性命多了，亦各自收陣回去。

卻說真君見孽龍神通廣大，敬來吳君處相訪，求其破蛟之策。吳君曰：「孽龍久為民害，小老素有剪除之心。但恨道法未高，莫能取勝。汝今既擒蛟黨，孽龍必然忿怒，愈加殘害，江南休矣！」真君曰：「如此奈何？」吳君曰：「我近日聞得鎮江府丹陽縣，地名黃堂，有一女真諶母，深通道術。吾與汝同往師之，叩其妙道，然後除此妖物，未為晚也。」真君聞言大喜，遂整行囊與吳君共往黃堂，謁見諶母。諶母曰：「二公何人？到此有何見諭？」真君曰：「弟子許遜、吳猛。今因江南有一孽龍精，大為民害，吾二人有心殄滅，奈法術殊欠。久聞尊母道傳無極，法演先天，逕來懇求，望指示仙訣，實乃平生之至願也。」言訖，拜伏於地。諶母曰：「二公請起，聽吾言之：君等乃夙稟奇骨，名在天府。昔者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山東曲阜縣蘭公之家，謂蘭公曰：『後世晉代當出一神仙，姓許名遜，傳吾至道，是為眾仙之長。』遂留下金丹寶鑒、銅符鐵券，並飛步斬邪之法，傳與蘭公。復令蘭公傳我，蘭公又使我收掌，以待汝等，積有四百餘年矣。子今既來，吾當傳授於汝。」於是選擇吉日，依科設儀，付出銅符鐵券、金丹寶鑒，並正一斬邪之法，三五飛騰之術，及諸靈章秘訣，並各樣符篆，悉以傳諸許君。今淨明法、五雷法之類，皆諶母所傳也。諶母又謂吳君曰：「君昔者以神方為許君之師。今孝悌王之道，唯許君得傳，汝當退而反師之也。」

真君傳道已畢，將欲辭歸。心中暗想：「今幸得聞諶母之教，每歲必當謁拜，以盡弟子之禮。」此意未形於言，諶母已先知矣，乃對真君曰：「我今還帝鄉，子不必再來謁也。」乃取香茅一根，望南而擲，其茅隨風飄然。諶母謂真君曰：「子於所居之南數十里，看香茅落於何處，其處立吾廟宇，每歲逢秋，一至吾廟足矣。」諶母言罷，空中忽有龍車鳳輦來迎，諶母即凌空而去。其時吳、許二君望空拜送，即還本部。遂往尋飛龍之跡，行至西山之南四十里，覓得香茅，已叢生茂盛，二君遂於此地建立祠宇，亦以黃堂名之。令匠人塑諶母寶像，嚴奉香火，期以八月初三日必往朝謁。即今崇真觀是也，朝謁之禮猶在。真君亦於黃堂立壇，悉依諶母之言，將此道法傳授吳君。吳君反拜真君為師。自此二人始有飛騰變化之術。

回至小江，寓客店，主人宋氏見方外高人，不索酒錢，厚具相待。二君感其恭敬，遂求筆墨畫一松樹於其壁上而去。自二君去後，其松青鬱如生，風動則其枝搖搖，月來則其彩淡淡，露下則其色濕濕，往來觀者，日以千計。去則皆留錢謝之，宋氏遂至巨富。後江漲堤潰，店屋俱漂，惟松壁不壞。

卻說孽龍精被真君斬其族類，心甚怒，又聞吳君同真君往黃堂學法，於是命蛟黨先入吳君所居地方，殘害生民，為災降禍。真君回至西寧，聞蛟孽腥風襲人，責備社伯：「汝為一縣鬼神之主，如何縱容他為害？」社伯答曰：「妖物神通廣大，非小神能制。」再三謝罪。忽孽龍精見真君至，統集蛟黨，湧起十數丈水頭。那水波濤泛漲，怎見得好狠？

只聽得潺潺聲振谷，又見那滔滔勢漫天。雄威響若雷奔走，猛湧波如雪卷顛。千丈波高浸道路，萬層濤激泛山岩。冷冷如漱玉，滾滾似鳴絃。觸石滄浪噴碎玉，湍湍渺渺漩渦圓。低低凸凸隨流蕩，大勢彌漫上下連。

真君見了這等大水，恐損壞了居民屋宇田禾，急將手中寶劍，望空書符一道，叫道：「水伯，急急收水！」水伯收得水遲，真君大怒。水伯道：「常言潑水難收，且從容些！」真君欲責水伯，水伯大懼，須臾間將水收了，依舊是平洋陸地。

真君提著寶劍逕斬孽龍，那孽龍變作一個巡海夜叉，持槍相迎。這一場好殺：真君劍砍，妖怪槍迎。劍砍霜光噴烈火，槍迎銳氣迸愁雲。一個是洋子江生成的惡怪，一個是靈霄殿差下的仙真。那一個揚威耀武欺天律，這一個御暴除災轉法輪。真仙使法身驅霧，魔怪爭強浪滾塵。兩家努力爭功績，皆為洪都百萬民。

那些蛟黨見孽龍與真君正殺得英雄，一齊前來助戰。忽然弄出一陣怪沙來，要把真君眼目蒙蔽，只見：似霧如煙初散漫，紛紛謫謫下天涯。白茫茫到處難開眼，昏暗暗飛時找路差。打柴的樵子失了伴，採藥的仙童不見家。細細輕飄如麥面，粗粗翻覆似芝麻。世間朦朧山頂暗，長空迷沒太陽遮。不比塵囂隨駿馬，難言輕軟襯香車。此沙本是無情物，登時刮得眼生花。

此時飛沙大作，那蛟黨一齊吶喊。真君呵了仙氣一口，化作一陣雄風，將沙刮轉。吳君在高阜之上，觀看妖孽更有許大神通，於是運取掌心靈雷，望空打去。雖風雲雷雨，乃蛟龍所喜的，但此系吳君法雷，專打妖怪，則見：運之掌上，震之雲間，魑魅魍魎可畏，轟轟划划初聞。燒起謝仙之火烈，推轉阿香之車輪。音赫赫，就似撞八荒之鼓，音聞天地；聲赫赫，又如放九邊之炮，響振軍屯。使劉先主失了雙箸，教蔡元中繞遍孤墳。聞之不及掩耳，當之誰不銷魂。真個天仙手上威靈振，蛟魅胸中心膽傾！

那些群孽，聞得這個法雷，驚天動地之聲，倒海震山之怒，唬得魂不附體。更見那真君兩口寶劍，寒光閃閃，殺氣騰騰，孽龍當抵不住，就收了夜叉之形，不知變了個甚麼物件，潛蹤遁走。真君乃舍了孽龍，追殺蛟黨，蛟黨四散逃去。

真君追二蛟至鄂渚，忽然不見。路逢三老人侍立，真君問曰：「吾追蛟孽至此，失其蹤跡，汝三老曾見否？」老人指曰：「敢伏在前橋之下？」真君聞言，遂至橋側，仗劍叱之。蛟黨大驚，奔入大江，藏於深淵。真君乃即書符數道，敕遣符使驅之。蛟孽不能藏隱，乃從上流奔出。真君揮劍斬之，江水俱紅，此二蛟皆孽龍子也。今鄂渚有三聖王廟，橋名伏龍橋，淵名龍窩，斬蛟處名上龍口。真君復回至西寧，怒社伯不能稱職，乃以銅鎖貫其祠門，禁止民間不許祭享。今分寧縣城隍廟正門常閉，居民祭祀者亦少。乃令百姓崇祀小神，其人姓毛，兄弟三人，即指引真君橋下斬蛟者。今封葉佑侯，血食甚盛。真君見吳君曰：「孽龍潛逃，蛟黨奔

散，吾欲遍尋蹤跡，一並誅之。」吳君曰：「君至金陵遠回，令椿萱大人且須問剩吾諒此蛟黨，有師尊在，豈能復恣猖狂，待徐徐除之。」

於是二君回過豐城縣紗針洞，真君曰：「後此洞必有蛟螭出入，吾當鎮之。」遂取大杉木一根，書符其上以為楔，至今其楔不朽。又過奉新縣，地名藏溪，又名蛟穴，其中積水不竭。真君曰：「此溪乃蛟龍所藏之處。」遂舉神劍劈破溪旁巨石，書符鎮之。今鎮蛟石猶在。又過新建縣，地名歎早湖，湖中水蛭甚多，皆是蛟黨奴隸，散入田中，---人之血。真君惡之，遂將藥一粒，投於湖中，其蛭永絕。今名藥湖。復歸郡城，轉西山之宅，回見父母，一家具慶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真君屢敗孽龍，仙法愈顯，德著人間，名傳海內。時天下求為弟子者不下千數，真君卻之不可得，乃削炭化為美婦數百人，夜散群弟子寢處。次早驗之，未被炭婦污染者得十人而已。先受業者六人：陳勳字孝舉，成都人。

周廣字惠常，廬陵人。

黃仁覽字紫庭，建城人。真君之婿。

彭抗字武陽，蘭陵人。其女配真君之子。

眇烈字道微，南昌人。真君外甥。

鐘離嘉字公陽，新建人。真君外甥。

後相從者四人：

曾亨字典國，泗水人。骨秀神慧，孫登見而異之。乃潛心學道，游於江南，居豫章之豐城真陽觀。

聞真君道法，投於門下。

時荷字道陽，巨鹿人。少出家，居東海沐陽院奉仙觀，修老子之教。因入四明山遇神人授以胎息導引之術，頗能辟谷，亦能役使鬼神。慕真君之名，徒步踵門，願充弟子。

甘戰字伯武，豐城人。性喜修真，不求聞達，逕從真君學道。

施岑字太玉，沛郡人。其父施朔仕吳，因移居於九江赤烏縣。

岑狀貌雄傑，勇健多力。時聞真君斬蛟立功，喜而從之。真君使與甘戰各持神劍，常侍左右。

這弟子十人，不被炭婦染污。真君嘉之，凡週遊江湖，誅蛟斬蛇，時刻相從，即異時上升諸徒也。其餘被炭婦所污者，往往自愧而去。今炭婦市猶在。真君謂施岑、眇烈曰：「目今妖孽為害，變化百端，無所定向。汝二人可向鄱陽湖中追而尋之。」施眇欣然領命，仗劍而去。夜至鄱陽湖中，登石臺之上望之。今饒河口有眺臺，俗呼為釣臺，非也。此蓋施、眇眺望妖蜃出沒之所耳。其時但見一物隱隱如蛇，昂頭擺尾，橫亙數十里。施岑曰：「妖物今在此乎？」即拔劍揮之，斬其腰。

至次日天明視之，乃蜈蚣山也。至今其山斷腰，仙跡猶在。施岑謂眇烈曰：「黑夜吾認此山以為妖物，今誤矣，與汝尚當盡力追尋。」

卻說孽龍精被真君殺敗，更傷了二子並許多族類，咬牙嚼齒，以恨真君。聚集眾族類商議，欲往小姑潭求老龍報仇。

眾蛟黨曰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孽龍乃奔入小姑潭深底。那潭不知有幾許深，諺云：「大姑闊萬丈，小姑深萬丈。」所以叫做小姑潭。那孽龍到萬丈潭底，只見：水泛泛漫天，浪層層拍岸。江中心有一座小姑山，雖是個中流砥柱；江下面有一所老龍潭，卻似個不朽龍宮。那龍宮蓋的碧磷磷鴛鴦瓦，圍的光閃閃孔雀屏，垂的疏朗朗翡翠簾，擺的彎環環虎皮椅。

只見老龍坐在虎椅之上，龍女侍在堂下，龍兵繞在宮前，夜叉立在門邊，龍子龍孫列在階上。真個是：江心渺渺無雙景，水府茫茫第一家。

說那老龍出處，他原是黃帝荊山鑄鼎之時，騎他上天。他在天上貪毒，九天玄女拿著他送與羅墮闍尊者。尊者養他在鉢盂裡，養了千百年。他貪毒的性子不改，走下世來，就喫了張果老的驢，傷了周穆王的八駿。朱漫評心懷不忿，學就個屠龍之法，要下手著他。他又藏在巴蜀地方，一人家後園之中橘子裡面。那兩個著棋的老兒想他做龍脯，他又走到葛陂中來，撞著費長房打一棒，他就忍著疼奔走華陽洞去。那曉得吳綽的斧子又利害些，當頭一劈，受了老大的虧苦。頭腦子雖不曾破，卻失了項下這一顆明珠，再也上天不得，因此上拜了小姑娘娘，求得這所萬丈深潭，蓋造個龍宮，佯般齊整。

卻說那孽龍奔入龍宮之內，投拜老龍，哭哭啼啼，告訴前情。說道許遜斬了他的兒子，傷了他的族類，苦苦還要擒他。言罷放聲大哭。那龍宮大大小小，那一個不淚下。老龍曰：「『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』許遜既這等可惡，待我拿來與你復仇！」孽龍曰：「許遜傳了謔母飛步之法，又得了玉女斬邪之劍，神通廣大，難以輕敵。」老龍曰：「他縱有飛步之法，飛我老龍不過；他縱有斬邪之劍，斬我老龍不得。」於是即變作個天神模樣，三頭六臂，黑臉獠牙，則見：身穿著重重鐵甲，手提著利利鋼叉。頭戴著金盔，閃閃耀紅霞，身跨著奔奔騰騰的駿馬。雄糾糾英風直奮，威凜凜殺氣橫加。一心心要與人報冤家，古古怪怪的好怕。

那老龍打扮得這個模樣，巡江夜叉，守宮將卒，人人喝彩，個個稱奇，道：「好一個妝束！」孽龍亦搖身一變，也變作天神模樣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？則見：面烏烏趙玄壇般黑，身挺挺鄧天王般長。手持張翼德丈八長槍，就好似門口靈官的形狀。口吐出葛仙真君的騰騰火燄，頭放著華光菩薩的閃閃豪光。

威風凜凜貌堂堂，不比前番模樣。

那孽龍打扮出來，龍宮之內，可知人人喝彩，個個誇奇。

兩個龍妖一齊打個旋風，奔上岸來。老龍居左，孽龍居右，蛟黨列成陣勢，準備真君到來迎敵。不在話下。

施岑與眇烈從高阜上一望見那妖氣彌天，他兩個少年英勇，也不管他勢頭來得大，也不管他黨類來得多，就掣手中寶劍跳下高阜來，與那些妖怪大殺一常施、眇二人，雖傳得真君妙訣，終是寡不敵眾。三合之中，當抵不住，敗陣而走。老龍與孽龍隨後趕殺，施、眇大敗，回見真君，具說前事。真君大怒，遂提著兩口寶劍，命甘戰、時荷二人同去助陣。駕一朵祥雲，逕奔老龍列陣之所。那孽龍見了，自古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睜」，就提那長槍，逕來槍著真君。老龍亦舉起鋼叉，逕來叉著真君。好一個真君，展開法力，就兩口寶劍，左遮右隔，只見：這一邊揮寶劍，對一枝長槍，倍增殺氣；那一邊揮寶劍，架一管鋼叉，頓長精神。這一邊砍將去，就如那呂梁瀉下的狂瀾，如何當抵？那一邊斷將去，就如那蜀山崩了的土塊，怎樣支撐？這一邊施高強武藝，殺一個鷓鴣入鴉群；那一邊顯凜烈威風，殺一個虎奔羊穴。這一邊用一個風掃殘紅的法子，殺得他落花片片墜紅泥；那一邊使一個浪滾陸地的勢兒，殺得他塵土茫茫歸大海。真個是撥開覆地翻天手，要斬興波作浪邪。

二龍與真君混戰，未分勝敗。忽翻身騰在半空，卻要呼風喚雨，飛沙走石，來捉真君。此時真君已會騰雲駕霧，遂趕上二龍，又在半空中殺了多時。後落下平地又戰。那些蛟黨見真君法大，二龍漸漸當抵不住，一齊掩殺過來。時荷、甘戰二人，乃各執利劍，亦殺入陣中。你看那師徒們橫衝直撞，那些妖孽怎生抵敵得住？那老龍力氣不加，三頭中被真君傷了一頭，六臂中被真君斷了一臂，遂化陣清風去了。孽龍見老龍敗陣，心中慌張，恐被真君所捉，亦化作一陣清風望西而去。其餘蛟黨，各自逃散。有化作蠱斯，在麥隴上逼逼剝剝跳的；有化作青蠅，在棘樹上嘈嘈雜雜鬧的；有化作蚯蚓，在水田中扭扭吃吃的；有化作蜜蜂，在花枝上擾擾嚷嚷彩的；有化作蜻蜓，在雲霄裡輕輕款款飛的；有化作土狗子，不做聲，不做氣，躲在田旁下的。彼時真君追趕妖孽，走在田旁上經過，忽失了一足，把那田旁踹開。只見一道妖氣，迸將出來。真君急忙看時，只見一個土狗子躲在那裡。真君將劍一揮，砍成兩截，原來是孽龍第五子也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自笑蛟精不見機，苦同仙子兩相持。

今朝揮起無情劍，又斬親生第五兒。

卻說真君斬了孽龍第五子，急忙追尋孽龍，不見蹤影，遂與二弟子且回豫章。吳君謂真君曰：「目今蛟黨還盛，未曾誅滅。孽

龍有此等助威添勢，豈肯罷休？莫若先除了他的黨類，使他勢孤力弱，一舉可擒，此所謂射人先射馬之謂也。」真君曰：「言之有理。」遂即同施岑、甘戰、陳勳、昞烈，鐘離嘉群弟子隨己出外追斬蛟黨。猶恐孽龍精潰其郡城，留吳君、彭抗在家鎮之。於是真君同群弟子，或登高山，或往窮谷，或經深潭，或詣長橋，或歷大湖等處，尋取蛟黨滅之。

真君一日至新吳地方，忽見一蛟變成一水牛，欲起洪水，淹沒此處人民。噓氣一口，漲水一尺，噓氣二口，長水二尺。

真君大怒，揮劍欲斬之。那蛟孽見了真君，魂不附體，遂奔入潭中而去。真君即立了石碑一片，作鎮蛟之文以禁之，其文曰：奉命太玄，得道真仙。劫終劫始，先地先天。無量法界，玄之又玄。勤修無遺，白日升仙。神劍落地，符法昇天。妖邪喪膽，鬼精逃潛。

其潭至今名曰鎮龍潭，石碑猶存。

一日，真君又行至海昏之上，聞有巨蛇據山為穴，吐氣成雲，長有數里。人畜在氣中者，即被吞吸。江湖舟船，多遭其覆溺，大為民害。施岑登北嶺之高而望之，見其毒氣漲天，乃歎曰：「斯民何罪，而久遭其害也？」遂稟真君，欲往誅之。真君曰：「吾聞此畜妖氣最毒，唐突其氣者，十人十死，百人百亡，須待時而往。」良久，俄有一赤烏飛過，真君曰：「可矣。」言赤烏報時，天神至，地神臨，可以誅妖。後於其地立觀，名候時觀，又號赤烏觀。且說那時真君引群弟子前至蛇所。其蛇奮然躍出深穴，舉首高數十丈，眼若火炬，口似血盆，鱗似金錢，口中吐出一道妖氣，則見：冥冥蒙蒙，比蚩尤迷敵的大霧；昏昏暗暗，例元規污人的飛塵。飛去飛來，卻似那漢殿宮中結成的黑塊；滾上滾下，又似那泰山岩裡吐出的頑雲。大地之中，遮蔽了峰巒嶺岫；長空之上，隱藏了日月星辰。彌彌瀰瀰，漲將開千有百里；霏霏拂拂，當著了十無一生。正是：妖蛇吐氣三千丈，千里猶聞一陣腥。

真君呼一口仙風，吹散其氣。率弟子各揮寶劍，鄉人摩旗播鼓，吶喊振天相助。妖蛇全無懼色，奔將過來。真君運起法雷，劈頭打去，兼用神劍一指，蛇乃卻步。施岑、甘戰二人，奮勇飛步縱前，施踏其首，甘踹其尾，真君先以劍劈破其額，陳勳再引劍當中腰斬之，蛇腹遂爾裂開。忽有一小蛇自腹中走出，長有數丈。施岑欲斬之，真君曰：「彼母腹中之蛇，未曾見天日，猶不曾加害於民，不可誅之。」遂叱曰：「畜生好去，我放汝性命，毋得害人！」小蛇懼怯，奔行六七里，聞鼓噪之聲，猶反聽而顧其母。此地今為蛇子港。群弟子再請追而戮之，真君曰：「既放其生而又追戮之，是心無惻隱也。」蛇子遂得入江。今有廟在新建吳城，甚是靈感。宋真宗敕封「靈順昭應安濟惠澤王」，俗呼曰小龍王廟是也。大蛇既死，其骨聚而成洲，今號積骨洲。

真君入海昏，經行之處，皆留壇靖，凡有六處。通候時之地為七，一曰進化靖，二曰節奏靖，三曰丹符靖，四曰華表靖，五曰紫陽靖，六曰霍陽靖，七曰列真靖。其勢布若星門之狀，蓋以鎮壓其後也。其七靖今皆為宮觀，或為寺院。巨蟒既誅，妖血污剝，於是洗磨之，且削石以試其鋒，今新建有磨劍池，試劍石猶在。真君謂諸徒曰：「蛟黨除之莫盡，更有孽龍精通靈不測，今知我在此，若何隙潰我郡城，恐吳、彭二人莫能懾服。莫若棄此而歸。」施岑是個勇士，謂曰：「此處妖孽甚多，再尋幾日，殺幾個回去卻好。」真君曰：「吾在外日久，恐吾郡蛟黨又聚作一處，可速歸除之！」於是悉離海昏而行。海昏鄉人感真君之德，遂立生祠，四時享祭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孽龍精果然深恨真君，乘其遠出，欲將豫章郡滾成一海，以報前仇。遂聚集敗殘蛟黨，尚有七八百餘，孽龍曰：「昨夜月離於畢。今夜酉時主天陰晦暝，風雨大作。我與爾等趁此機會，把豫章郡一滾而沉，有何不可？」此時，正是午牌時分，吳君猛與彭君抗恰從西山高處，舉目一望，只見妖氣漫天，乃曰：「許師往外誅妖，不想妖氣盡聚於此。」言未畢，忽見豫章郡社伯並土地等神，來見吳君說：「孽龍又聚了八百餘蛟黨，欲攪翻江西一郡，變作滄海，只待今夜酉牌時分風雨大作之時，就要下手。有等居民聞得此信，皆來小神廟中叩頭磕腦，叫小神保他。我想江西不沉卻好，若沉了時節，正是『泥菩薩落水，自身難保』，還保得別人？伏望尊仙怎生區處！」吳君聽說此事，到喫了一大驚，遂與彭君急忙下了山頭。

吳君謂彭君曰：「爾且仗劍一口，驅使神兵，先往江前江後尋邏。」彭君去了。

吳君乃上了一座九星的法壇，取過一個五雷的令牌，仗了一口七星的寶劍，注上一碗五龍吐的淨水，念了幾句「乾羅恒那九龍破穢真君」的神咒，捏了一個三臺的真訣，步了一個八卦的神罡。乃飛符一道，逕差年值功曹，送至日宮太陽帝君處投下。叫那太陽帝君把這個日輪兒緩緩的沉下，卻將酉時翻作午時，就要如魯陽揮以長戈，即返三舍；虞公指以短劍，卻轉幾分的日子。又飛符一道，逕差月值功曹，送至月宮太陰星君處投下。叫那太陰星君把這個月輪兒緩緩的移上，卻將亥時翻作酉時，就要如團團離海角，漸漸出雲衢，此夜一輪滿，清光何處無。又飛符一道，逕差日值功曹，送至風伯處按下。叫那風伯今晚將大風息了，一氣不要吹噓，萬竅不要怒叫，切不可過江擡起龍頭浪，拂地吹開馬足塵，就樹撮將黃葉落，入山推出白雲來。又飛符一道，逕差時值功曹，送至雨師處投下。叫那雨師今晚收了雨腳，休要得點點滴滴打破芭蕉，淋淋灘灘洗開苔蘚，頽山黑霧傾濃墨，倒海衝風瀉急湍，勢似陽侯誇溟海，聲如項羽戰章邯。又飛符一道，差那律令大神，逕到雷神處投下。叫那雷神今晚將五雷藏著，休得要驅起那號令，放出那霹靂，轟轟烈烈，使一鳴山岳震，再鼓禹門開，響激天關轉，身從地穴來。又飛符一道，差著急腳大神，送至雲師處投下。叫他今晚捲起雲頭，切不可氤氳氳氳，遮掩天地；渺渺漠漠，蒙蔽江山。使那重重翼鳳飛層漢，疊疊從龍出遠波，太行游子思親切，巫峽襄王入夢多。吳君遣符已畢，又差那社伯等神，火速報知真君，急回豫章郡備伏妖妖，毋得遲誤！吳君調撥已畢，遂親自仗劍，鎮壓群蛟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孽龍精只等日輪下去月光上來的酉牌時分，就呼風喚雨，驅雲使雷，把這豫章一郡滾沉。不想長望短望，日頭只在未上照耀，叫他下去，那日頭就相似縛下一條繩子，再也不下去。孽龍又招那月輪上來，這月輪就相似有人扯住著他，再也不上來。孽龍怒起，也不管酉時不酉時，就命取蛟黨，大家呼著風來。誰知那風伯遵了吳君的符命，半空中叫道：「孽龍！你如今學這等歪，都要放風，我那個聽你！」孽龍呼風不得，就去叫雷神打雷。誰知那雷神遵了吳君的符命，半下兒不響。孽龍道：「雷公雷公！我往日喚你，少可有千百聲。今日半點聲氣不做，敢害啞了？」雷神道：「我倒不害啞，只是你今日害顛！」孽龍見雷公不響，無如之奈，只得叫聲：「雲師，快興雲來！」那雲師遵了吳君的符命，把那千岩萬壑之雲，只卷之退藏於密，那肯放之彌於六合。只見玉宇無塵，天清氣朗，那雲師還在半空中唱一個「萬里長江收暮雲」耍子哩。孽龍見雲師不肯興雲，且去問雨師討雨。誰知那雨師亦遵了吳君的符命，莫說是千點萬點灑將下來，就是半點兒也是沒有的。

孽龍精望日日不沉，招月月不上，呼風風不至，喚雨雨不來，驅雷雷不響，使雲雲不興，直激得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！遂謂眾蛟黨曰：「我不要風雲雷雨，一小小豫章郡終不然滾不成海？」遂聳開鱗甲，翻身一轉，把那江西章江門外，就沉了數十餘丈。吳君看見，即忙飛起手中寶劍，駕起足下祥雲，直取孽龍。孽龍與吳君廝戰，彭君亦飛劍助敵，在江西城外大殺一常孽龍招取黨類，一湧而至，在上的變成無數的黃蜂，撲頭撲腦亂打；在下的變成滾滾的長蛇，遍足亂繞。孽龍更變作個金剛菩薩，長又長，大又大，手執金戈，與吳君、彭君混戰。好一個吳君，又好一個彭君！上殺個雪花蓋頂，戰住狂蜂；下殺個枯樹盤根，戰住長蛇；中殺個鷓鴣翻身，抵住孽龍。自未時殺起，殺近黃昏。忽真君同著諸弟子到來，大喝一聲：「許遜在此！孽畜敢肆害麼？」諸蛟黨皆有懼色。孽龍見了真君，咬定牙根，要報前仇，乃謂群蛟曰：「今日遭此大難，我與爾等，生死存亡，在此一舉！」諸蛟踴躍言曰：「父子兄弟，當拚命一戰，勝則同生，敗則同死！」遂與孽龍精力戰真君。怎見得利害：愁雲蔽日，殺氣漫空，地覆天翻，神愁鬼哭，仙子無邊法力，妖精許大神通。一個萬丈潭中孽怪，舞著金戈；一個九重天上真仙，飛將寶劍。一個稜稜層層甲鱗竦動，一個變變化化手段高強。一個呵一口妖氣，霧漲雲迷；一個吹一口仙風，天清氣朗。一個領蛟子蛟孫戰真仙，恰好似八十萬曹兵鏖赤壁；一個同仙徒仙弟收妖孽，卻好似二十八漢將鬧昆陽。一個翻江流，攪海水，重重疊疊湧波濤；一個撼乾樞，搖坤軸，烈烈轟轟轟轟霹靂。一個要為族類報了冤仇，一個要為生民除將禍害。正是：

兩邊齊角力，一樣顯神機。

到頭分勝敗，畢竟有雄雌。

卻說孽龍精奮死來戰真君，真君正要拿住他，以絕禍根。

那些蛟黨終是心中懼怯，真君的弟子們各持寶劍，或斬了一兩個的，或斬了三四個的，或斬了五六個的，噴出腥血，一片通紅。周廣一劍，又將孽龍的第二子斬了。其餘蛟黨一個個變化走去。只有孽龍與真君獨戰，回頭一看，蛟黨無一人在身旁，也只得跳上雲端，化一陣黑風而走。真君急追趕時，已失其所在，乃同眾弟子回歸。真君謂吳猛曰：「此番若非君之法力，數百萬生靈，盡葬於波濤中矣！」吳君曰：「全仗尊師殺退蛟孽，不然弟子亦危也。」

卻說孽龍屢敗，除殺死族類外，六子之中，已殺去四子。

眾蛟黨恐真君誅已，心怏怏不安，盡皆變去，只有三蛟未變，三蛟者：二蛟係孽龍子，一蛟係孽龍孫，藏於新建洲渚之中。其餘各變形為人，散於各郡城市鎮中，逃躲災難。

一日，有真君弟子曾亨入於城市，見二少年，狀貌殊異，鞠躬長揖，向曾亨問曰：「公非許君高門乎？」曾亨曰：「然。」

既而問少年曰：「君是何人也？」少年曰：「僕家居長安，累世崇善。遠聞許公深有道術，誅邪斬妖，必仗神劍，願聞此神劍有何功用？」曾亨曰：「吾師神劍，功用甚大，指天天開，指地地裂，指星辰則失度，指江河則逆流。萬邪不敢當其鋒，千妖莫能撓其銳。出匣時，霜寒雪凜；耀光處，鬼哭神愁。乃天賜之至寶也。」少年曰：「世間之物，不知亦有何物可當賢師神劍，而不為其所傷？」曾亨戲謂之曰：「吾師神劍，惟不傷冬瓜葫蘆二物耳，其餘他物皆不能當也。」少年聞言，遂告辭而去。曾亨亦不知少年乃是蛟精所變也。蛟精一聞冬瓜葫蘆之言，盡說與黨類知悉。

真君一日以神劍授弟子施岑、甘戰，令其遍尋蛟黨誅之。

蛟黨以甘、施二人尋追甚緊，遂皆化為葫蘆冬瓜，泛滿江中。

真君登秀峰之巔，運神光一望，乃呼施岑、甘戰謂曰：「江中所浮者，非葫蘆冬瓜，乃蛟精餘黨也。汝二人可履水內斬之。」於是施岑、甘戰飛步水上，舉劍望葫蘆亂砍。那冬瓜葫蘆乃是輕浮之物，一砍即入水中，不能得破。正懊惱之間，忽有過往大仙在虛空中觀看，遂令社伯之神，變為一八哥鳥兒，在施岑、甘戰頭上叫曰：「下別上，下別上。」施岑大悟，即舉劍自下別上，滿江蛟黨約有七百餘性命，連根帶蔓，悉無噍類。江中碧澄澄流水，變為紅滾滾波濤。只有三蛟未及變形者，因而獲免。真君見蛟黨盡誅，遂封那八哥鳥兒頭上一冠，所以至今八哥兒頭上，皆有一冠。真君斬盡蛟黨，後人有詩歎曰：神劍稜稜辟邪邪，碧波江上砍葫瓜。

孽龍黨類思翻海，不覺江心殺自家。

且說孽龍精所生六子，已誅其四。蛟黨千餘，俱被真君誅滅。只有第三子與第六子，並有一長孫藏於新建縣洲渚之中，尚得留命。及聞真君盡誅其蛟類，乃大哭曰：「吾父未知下落，今吾等兄弟六人，傳有子孫六七百，並其族類，共計千餘。今皆被許遜剿滅，只留我兄弟二人，並一姪在此。吾知許遜道法高妙，豈肯容我叔姪們性命？不如前往福建等處，逃躲殘生，再作區處。」正欲起行，忽見真君同弟子甘戰、施岑卒至，三蛟急忙逃去。真君見一道妖氣冲天而起，乃指與甘、施二人曰：「此處有蛟黨未滅，可追去除之，以絕其根。」

真君遂與甘、施二人，飛步而行，躡蹤追至半路，施岑飛劍斬去一尾。追至福建延平府，地名捺洋九里潭，其一蛟即藏於深潭之中。真君召鄉人謂曰：「吾乃豫章許遜，今追一蛟精至此，伏於此潭。吾今將竹一根，插於潭畔石壁之上，以鎮壓之，不許殘害生民。汝等居民，勿得砍去！」言畢，即將竹插之，囑曰：「此竹若罷，許汝再生；此竹若茂，不許再出。」

至今潭畔，其竹母若凋零，則復生一筍，成竹替換復茂。今號為「許真君竹」，至今其竹一根在。往來舟船，有商人見其蛟者，其蛟無尾。

更有一蛟被真君與甘、施二人，趕至福建建寧府崇安縣。

有一寺名懷玉寺，其寺有一長老，法名全善禪師，在法堂誦經。忽見一少年走入寺中，哀告曰：「吾乃孽龍之子，今被許遜剿滅全家，追趕至此。望賢師憐憫，救我一命。後當重報！」

長老曰：「吾聞豫章許遜道法高妙，慧眼通神，吾此寺中，何處可躲？」少年曰：「長老慈悲為念，若肯救拔小人，小人當化作粟米一粒藏於賢師掌中，待許遜到寺，賢師只合掌誦經，方保無事。」長老允諾。少年即化為粟米一粒，入於長老掌中躲訖。真君與甘戰、施岑二人，趕入寺中，謂長老曰：「吾乃豫章許遜，趕一蛟精至此。今在何處？可令他出來見我！」長老也不答應，只管合掌拱手，口念真經。真君不知藏在長老掌中，遍尋不見，遂往寺外前後處尋之，並不見蹤跡。施岑曰：「想蛟精去矣，吾等合往他處尋趕。」

卻說蛟精以真君去寺已遠，乃復化為少年，拜謝長老曰：「深蒙賢師活命之恩，無可報答，望賢師吩咐寺中，著令七日七夜不要撞鐘播鼓，容我報答一二。」長老依言，吩咐師兄弟弟、徒子徒孫等訖。及至三日，只見寺中前後狂風頓起，冷氣颼颼，土木自動。長老驚，謂僧眾曰：「吾觀孽龍之子，本是害人之物，得我救命，教我等『七日七夜不動鐘鼓』。今只三日，風景異常，想必是他把言語哄我。若不打動鐘鼓，莫承望他報恩，此寺反遭其害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於是即令僧眾撞起那東樓上華鐘。那鐘兒響了一百單八聲，榮榮汪汪，正是：梵王宮裡鯨聲吼，商客舟中夜半聞。

又打起那西樓上畫鼓。那鼓兒響了一個三起三煞，叮叮鑿鑿，正是：儼若雷鳴雲漢上，恍疑鼙吼海濤中。

那蛟精聞得鐘鼓之聲，喫了一驚，即轉身又化為少年，回到寺中，來見長老言曰：「吾前日吩咐寺中，七日勿動鐘鼓，意欲將寺門外前後高山峻嶺，滾成萬畝良田，報答我師活命之恩。今才三日，只將高山上略蕩得平些，滾有泉出，未及如數，而吾師即動鐘鼓，其故何也？」長老以狂風頓起，山動地動為對。那少年不勝歎息。長老乃令人往寺外前後觀之，但見高峻之處，皆蕩得坦平。滾滾泉流不竭。至今懷玉寺中，不只千頃平坦良田，蓋亦蛟精報恩所致。

卻說真君離了寺門，遍尋不見蛟精，乃復回高處望之，只見妖氣依原還在寺中。乃與甘、施二人，又來寺中尋覓。其蛟精知真君復來，即先化為一僧，拜辭長老言曰：「吾族中有眾千餘，皆被許遜誅滅。兄弟六人，已亡其四，吾父又未知存亡何如。吾今悔改前非，修行悟道。」言畢垂淚而別。真君果復至寺中，只見妖氣出外，遂乃躡蹤追至建陽，地名葉墩。

遙見一僧，知是蛟精所變。乃令甘、施二弟子追趕至近，甘、施意欲斬之，真君連忙喝住曰：「不可！此物雖是害人，今化為僧，量必改惡遷善。」遂叱曰：「孽畜，我今赦汝前去，汝務要從善修行，勿害生民！吾有諦語，吩咐與汝，勞心記著：『逢湖則止，逢仰則祝』」吩咐已畢，遂縱之而去。甘戰叱曰：「孽畜，我師父饒了你性命，再不要害人！」施岑亦叱曰：「孽畜，你若不遵我師父諦語，再若害人，我擒汝就如反掌之易！」

那僧含羞亂竄而去。

脫離了葉墩地方，來至一村，前有一山，遇一牧童。其僧乃問曰：「此處是何地方？」牧童答曰：「此處地方貴湖，前面一山，名曰仰山。」僧聞牧童之言，乃大喜曰：「適聞承真君吩咐：『逢湖則止，逢仰則祝』今到此處，合此二意，可以在此居住矣。」遂憩於路旁水田之間，其中間泉水，四時不竭，此地名龍窟。後乃名離龍窟。龍僧即於仰山修行，法名古梅禪師。遂建一寺，名仰山寺。其寺當時乏水，古梅將指頭在石壁上亂指，皆有泉出。其寺田糧亦廣，至今猶在。真君即於葉墩立一觀，名曰真君觀，遙與仰山相對，以鎮壓之。

其觀至今猶存。

卻說真君又追一蛟精，其蛟乃孽龍第一子之子，孽龍之長孫也。此蛟直走至福州南臺躲避，潛其蹤跡。真君命甘、施二弟子遍處尋索，乃自立於一石上，垂綸把釣。忽覺釣絲若有人扯住一般，真君乃站在石上，用力一扯，石遂裂開。石至今猶在，因名為釣龍石。只見扯起一個大螺，約有二三丈高大。螺中有一女子現出，真君曰：「汝妖也！」那女子雙膝跪地，告曰：「妾乃南海水侯

第三女。聞導師傳得仙道，欲求指教修真之路，故乘螺舟特來相叩。」真君乃指以高蓋山，可為修煉之所，且曰：「此山有苦參甘草，上有一井，汝將其藥投於井中，日飲其水，久則自可成仙。」遂命女子復入螺中，用巽風一口，吹螺舟浮於水面，直到高蓋山下。女子乘螺於此，其螺化為大石，至今猶在。遂登山採取苦參甘草等藥，日於井中投之，飲其井泉，後女子果成仙而去。至今其鄉有病者，汲井泉飲之，其病可愈。

卻說施岑、甘戰回見真君，言蛟精無有尋處。真君登高山絕頂以望，見妖氣一道，隱隱在福州城開元寺井中噴出，乃謂弟子曰：「蛟精已入在井中矣。」遂至其寺中，用鐵佛一座，置於井上壓之。其鐵佛至今猶在。真君收伏三蛟已畢，遂同甘戰、施岑復回豫章，再尋孽龍誅之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迢迢千里到南閩，尋覓蛟精駕霧雲。

到處留名留異跡，今人萬古仰真君。

卻說孽龍既不能滾沉豫章，其族黨變為瓜葫，一概被真君所滅。所生六子，斬了四子，只有二子一孫，猶未知下落。

越思越惱，只得又奔往洋子江中，見了火龍父親，哭訴其事。

火龍曰：「四百年前，孝悌明王傳法與蘭公，卻使蘭公傳法與謔母，謔母傳法與許遜。吾知許遜一生，汝等有此難久矣。故我當時就令了鼇帥，統領蝦兵蟹將，要問他追了金丹寶鑒、銅符鐵券之文。誰知那蘭公將我等殺敗。我彼時少年精壯，也奈何蘭公不得；今日有許多年紀，筋力憔悴，還奈得許遜何！

這憑你自去。」孽龍歎曰：「今人有說父不顧子的世界，果然果然。」火龍罵曰：「畜生，我滿眼的孫子，今日被你不長進，敗得一個也沒了，還來怨我父親！」遂打將孽龍出來。

孽龍見父親不與他做主，遂在江岸上放聲大哭，驚動了南海龍王敖欽第三位太子。彼時太子領龍王鈞旨，同巡江夜叉全身披掛，手執鋼刀，正在此巡邏長江。認得是火龍的兒子，即忙問曰：「你在此哭甚事？」孽龍道：「吾族黨千餘，皆被許遜誅滅，父親又不與我作主。我今累累然若喪家之狗，怎的由人不哭？」太子曰：「自古道：『家無全犯。』許遜怎麼就殺了你家許多人？他敢欺我水府無人麼？老兄且寬心，待我顯個手段，擒他報取冤仇！」孽龍道：「許遜傳了謔母飛步之法，仙女所賜寶劍，其實神通廣大，難以輕敵。」太子曰：「我龍宮有一鐵杵，叫做如意杵；有一鐵棍，叫做如意棍。這個杵這個棍，欲其大，就有屋柄般大；欲其小，只如金針般小；欲其長，就有三四丈長；欲其短，只是一兩寸短。因此名為如意。此皆父王的寶貝。那棍兒被孫行者討去，不知那猴子打死了千千萬萬的妖怪。只有這如意杵兒，未曾使用，今帶在我的身邊，試把來與許遜弄一弄，他若當抵得住，真有些神通。」

孽龍問道：「這杵是那代鑄的？」太子道：「這杵是乾坤開闢之時，有一個盤古王，鑿了那崑崙山幾片稜層石，架了一座的紅爐。砍了廣寒宮一株娑婆樹，燒了許多的黑炭。取了須彌山幾萬斤的生鐵，用了太陽宮三昧的真火，叫了那煉石的女媧，煉了七七四十九個日頭。卻命著兩師灑雨，風伯煽風，太乙護爐，祝融看火，因此上煉得這個杵兒。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，要長就長，要短就短。且此杵有些妙處，拋在半空之中，一變十，十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更會變化哩。」孽龍問曰：「如今那鐵杵放在那裡？」太子即從耳朵中拿將出來，向風中幌一幌，就有屋柄般大。幌兩幌，就有竹竿般長。孽龍大喜曰：「這樣東西，要長就長，要大則大，那許遜有些法力，尚可當抵一二。徒弟們皆是後學之輩，禁得幾杵？」

夜叉見太子欲與孽龍報仇，乃諫曰：「爺爺沒有鈞旨，太子怎敢擅用軍器？恐爺爺知道，不當穩便。」太子曰：「吾主意已定，你肯輔我，便同去；如不肯輔我，任你先轉南海去罷。」夜叉又不肯相助自去了。那太子奔殺豫章，要拿許遜，與孽龍報仇。卻怎生打扮，則見：重疊疊鱗甲堅固，整齊齊海帶飛斜。身騎著海馬號三花，好一似天門冬將軍披掛。走起了磊磊落落滑石，飛將來冥冥漠漠辰砂。索兒絞的是天麻，要把威靈仙拿下。

卻說真君同著弟子甘戰、施岑等各仗寶劍，正要去尋捉孽龍，忽見龍王三太子叫曰：「許遜，許遜，你怎麼這等狠心，把孽龍家千百餘人一概誅戮！你敢小覷我龍宮麼？我今日與你賭賽一陣，才曉得我的本事。」真君慧眼一看，認得是南海龍王的三太子，喝曰：「你父親掌管南海，素稱本分，今日怎的出你們不肖兒子？你好好回去，免致後悔！」太子道：「你殺人之父，人亦殺其父；殺人之兄，人亦殺其兄。孽龍是我水族中一例之人，我豈肯容你這等欺負！」於是舉起鋼刀，就望真君一砍。真君亦舉起寶劍來迎，兩個大殺一常則見：一個是九天中神仙領袖，一個是四海內龍子班頭。一個的道法精通，卻會吞雲吸霧；一個的武藝慣熟，偏能掣電驅雷。一個呼謔母為了師傅，最大神通；一個叫龍王做了父親，盡高聲價。一個飛寶劍，前挑後剔，光光閃閃，就如那大寒陸地凜嚴霜；一個拋鐵杵，直撞橫衝，瓊瓊砲燄，閻閻腿腿淺，谷谷家燒爆竹。真個是棋逢敵手，終朝勝負難分；卻原來陣遇對頭，兩下高低未辨。

真君與那太子刀抵劍，劍對刀，自己牌時分戰至午時，不分勝敗。施岑調眾道友曰：「此龍子本事盡高，恐師父不能拿他，可大家一齊掩殺。」那太子見真君弟子一齊助戰，遂在耳朵中取出那根鐵杵來，幌了兩三幌，望空拋起。好一個鐵杵！

一變作十，十變作百，百變作千，千變作萬，半天之中，就如那紛紛柳絮顛狂舞，滾滾蜻蜓上下飛。滿空撞得碌碌響，恰是潘丞相公打播槌。你看那真君的弟子們，才把那腦上的杵兒撇開，忽一杵在腦後一打；才把那腦後的杵兒架住，忽一杵在心窩一篇。才把心窩的杵兒一抹，忽一杵在肩膀上一錐。那些弟子們怕了那杵，都敗陣而走。好一個真君，果有法術，果有神通，將寶劍望東一指，杵從東落；望西一指，杵從西開；望南一指，杵從南墜；望北一指，杵從北散。真君雖有這等法力，爭奈千千萬萬之杵，一去了，一杵又來，卻未能取勝。

忽觀世音菩薩空中聞得此事，乃曰：「敖欽龍王十分仁厚，生出這個不肖兒子，助了蛟精。我若不去收了他如意杵寶貝，許遜縱有法力，無如之何。」於是駕起祥雲，在半空之中，解下身上羅帶，做成一個圈套兒丟將起來，把那千千萬萬之杵盡皆套去。那太子見有人套去他的寶貝，心下慌張，敗陣而走。孽龍接見，問曰：「太子與許遜征戰得大勝否？」太子曰：「我戰許遜正在取勝之際，不想有一婦人使一個圈套，把我那寶貝套去了。我今沒處討得！」孽龍曰：「套寶貝者，非是別人，乃是觀世音菩薩。」言未畢，真君趕至，孽龍望見，即化一陣黑風走了。太子心中不忿，又提著手中鋼刀，再來交戰。

此是敗兵之將，英勇不加，兩合之中，被真君左手一劍架開鋼刀，卻將右手一劍來斬太子。忽有人背後叫曰：「不可，不可！」真君舉眼一看，見是觀音，遂停住寶劍。觀音曰：「此子是敖欽龍王的第三子，今無故輔助孽龍，本該死罪。奈他父親素是仁厚，今我在此，若斬了此子，龍王又說我不救他，體面上不好看。」真君方纔罷手。

卻說那巡江夜叉回轉龍宮，將太子助孽龍之事，一一稟知龍王。龍王頓足罵曰：「這畜生恁的不肖！」彼時東海龍王敖順，西海龍王敖廣，北海龍王敖潤同聚彼處，亦曰：「這畜生今日去戰許遜，就如那葛伯與湯為仇；輔助孽龍，就如那崇侯助紂為虐，容不得他！」敖欽曰：「這樣兒子要他則甚！」

遂取過一口利劍，敕旨一道，令夜叉將去叫太子自刎而亡。夜叉領了敕旨，竄了寶劍，逕來見著三太子。太子聞知其故，唬得魂不著體，遂跪下觀音叫道：「善菩薩！沒奈何，到我父王處保過這次。」觀音道：「只怕你父親難饒你死罪。你不如到蛇盤谷中鷹愁澗躲避，三百年後，等唐三藏去西天取經，罰你變做個驢子，逕往天竺國馱經過來。那時將功贖罪，我對你父親說過，或可留你。」太子眼淚汪汪，拜辭觀世音，往鷹愁澗而去。觀音復將所收鐵杵付與夜叉，教夜叉交付與龍王去訖。真君亦辭了觀音回轉豫章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觀音菩薩別了真君，欲回普陀岩去，孽龍在途中投拜，欲求與真君講和，後當改過前非，不敢為害。言辭甚哀。

觀音見其言語懇切，乃轉豫章，來見真君。真君問曰：「大聖到此，復有何見論？」觀音曰：「吾此一來，別無甚事。孽龍欲與君講和，今後改惡遷善，不知君允否？」真君曰：「他既要講和，限他一夜滾百條河，以雞鳴為止，若有一條不成，吾亦不許。」

」觀音辭真君而去。弟子吳猛諫曰：「孽畜原心不改，不可許之。」真君曰：「吾豈不知，但江西每逢春雨之時，動輒淹浸。吾欲其開成百河，疏通水路耳，非實心與之和也。吾今吩咐社伯，阻撓其功，勿使足百條之數，則其罪難免，亦不失信於觀音矣。」

卻說孽龍接見觀音，問其所以。觀音將真君所限之事，一一說與。孽龍大喜，是夜用盡神通，連滾連滾，恰至四更，社伯扣計其數，已滾九十九條。社伯心慌，乃假作雞鳴，引動眾雞皆鳴。孽龍聞得大驚，自知不能免罪，乃化為一少年，未及天明，即遁往湖廣躲避去訖。真君至天明查記河數，只欠一條，雞聲盡鳴，乃知是社伯所假也。遂令弟子計功受賞。真君急尋孽龍之時，已不知其所在。後來遂於河口立縣，即今之南康湖口縣是焉。

卻說孽龍遁在黃州府黃岡縣地方，變作個少年的先生求館。時有一老者姓史名仁，家頗饒裕，有孫子十餘人，正欲延師開館。孽龍至其家，自稱：「豫章曾良，聞君家有館，特來領教。」史老見其人品清高，禮貌恭敬，心竊喜之。但不知其學問何如。遂謂曰：「敝鄉舊俗，但先生初來者，或考之以文，或試之以對，然後啟帳。卑老有一對，欲領尊教何如？」

孽龍曰：「願聞。」史老曰：「曾先生腰間加四點，魯邦賢士。」

孽龍曰：「我就把令孫為對。」遂答曰：「史小子頭上著一橫，吏部天官」史老見先生對得好，不勝之喜，乃曰：「先生高才邃養，奈寒舍學俸微少，未可輕屈。」孽龍道：「小子借寓讀書，何必計利！」史老遂擇日啟館，叫諸孫具贄見之儀，行了拜禮，遂就門下受業。孽龍教授那些生徒，辨疑解惑，讀書說經，明明白白，諸生大有進益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真君以孽龍自滾河以後，遍尋不見，遂同甘戰、施岑二人，逕到湖廣地面，尋覓蹤跡。忽望妖氣在黃岡縣鄉下姓史的人家，乃與二弟子逕往其處，至一館中，知是孽龍在此變作先生，教訓生徒。真君乃問其學生曰：「先生那裡去了？」

學生答云：「先生洗浴去了。」真君曰：「在那裡洗浴？」學生曰：「在澗中。」真君曰：「這樣十一月天氣，還用冷水洗浴？」

學生曰：「先生是個體厚之人，不論寒天熱天，常要水中去浸一浸。若浸得久時，還有兩三個時辰才回來。」真君乃與弟子坐在館中，等他回時，就下手拿著。忽舉頭一看，見柱壁上有對聯云：趙氏孤兒，切齒不忘屠岸賈；伍員烈士，鞭屍猶恨楚平王。

又壁上題有詩句云：

自歎年來運不齊，子孫零落卻無遺。  
心懷東海波瀾闊，氣壓西江草樹低。  
怨處咬牙思舊恨，豪來揮筆記新詩。  
男兒不展風雲志，空負天生八尺軀。

真君看詩對已畢，大驚，謂弟子曰：「此詩此對，皆是復仇之詩。若此孽不除，終成大患。汝等務宜勉力擒之！」言未畢，忽史老來館中，看孫子攻書。時盛冬天氣，史老身上披領羊裘，頭上戴頂暖帽，徐徐而來。及見真君丰姿異常，連忙施禮，問曰：「先生從何而來？」真君曰：「小生乃豫章人，特來訪友。」史老謂孫子曰：「客在此，何不通報？」遂邀真君與二弟子至家下告茶。茶畢，史老問真君姓名，真君曰：「小生姓許名遜。此二徒，一姓施名岑，一姓甘名戰。」史老曰：「聞得許君者法術甚妙，誅滅蛟精，敢是足下否？」真君曰：「然。」史老遂下拜。真君以其年老，連忙答禮。史老問曰：「仙駕臨此，欲何為？」真君曰：「尊府教令孫者，乃孽龍精也，變形於此。吾尋蹤覓跡，特來擒之。」史老大驚曰：「怪道這個先生無問寒天暑天，日從澗中洗浴浴水之處，往時淺淺的，今成一潭，深不可量。」真君曰：「老翁有緣，幸遇小生相救，不然今日是個屋舍，後日是個江河，君家且葬魚腹矣。」

史老曰：「此蛟精怎的拿他？」真君曰：「此孽千變萬化，他若堤防於我，擒之不易；幸今或未覺，縱要變時，必資水力。可令公家凡水缸水桶洗臉盆及碗盞之類，皆不可注水，使他變化不去，我自然拿了他。」史老吩咐已畢。孽龍正洗浴回館，真君見了，大喝一聲：「孽畜走那裡去？」孽龍大驚，卻待尋水而變，遍處無水，惟硯池有一點餘水未傾，遂從裡面變化而去，竟不知其蹤跡。後人有詩歎曰：堪歎蛟精玄上玄，墨池變化至今傳。

當時若肯心歸正，卻有金書取上天。

史老見真君趕去孽龍，甚是感謝，乃留真君住了數日，極其款曲。真君曰：「此處孽龍居久，恐有沉沒之患。汝可取杉木一片過來，吾書符一道，打入地中，庶可以鎮壓之。」真君鎮符已畢，感史老相待慇懃，更取出靈丹一粒，點石一片，化為黃金，約有三百餘兩，相謝史老而去。施岑曰：「孽龍今不知遁在何處？可從此湖廣上下，遍處尋覓誅之。」真君曰：「或此孽敵我等在此，又往豫章，欲沉郡城土地，未可知也。」

莫若且回家中，覓其蹤跡；如果不在，再往外獲之未晚。」於是師弟們一路回歸。

卻說孽龍精硯池變去，又化為美少男子，逃往長沙府。聞知刺史賈玉家生有一女，極有姿色。怎見得：眉如翠羽，肌如凝脂，齒如瓠犀，手如柔荑。臉襯桃花瓣，鬢堆金鳳絲。秋波湛湛妖嬈態，春筍纖纖嬌媚姿。說甚麼漢苑王嬙，說甚麼吳宮西施，說甚麼趙家飛燕，說甚麼楊家貴妃。柳腰微擺鳴金珮，蓮步輕移動玉肢。月裡嫦娥難比此，九天仙子怎如斯。

孽龍遂來結拜刺史賈玉，賈玉問曰：「先生何人也？」答曰：「小人姓慎名郎，金陵人氏。自幼頗通經典，不意名途淹滯，莫能上達，今作南北經商之客耳。因往廣南販貨，得明珠數斛，民家無處作用，特來獻與使君，伏望笑留！」賈使君曰：「此寶乃先生心力所求，況汝我萍水相逢，豈敢受此厚賜？」

再三推拒。慎郎獻之甚切，使君不得已而受之。留住數日，使君見慎郎禮貌謙恭，丰姿美麗。琴棋書畫，件件皆能；弓矢干戈，般般慣熟。遂欲以女妻之。慎郎鞠躬致謝，復將珍寶厚賄使君親信之人，悉皆稱讚慎郎之德。使君乃擇吉日，將其女與慎郎成親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慎郎在賈府成婚以後，歲遇春夏之時，則告稟使君，托言出游江湖，經商買賣。至秋冬之時，則重載船隻而歸，皆是奇珍異寶。使君大喜曰：「吾得佳婿矣！」蓋不知其為蛟精也。所得資財寶貨，皆因春夏大水，覆人舟船，搶人財寶，裝載而歸。慎郎入贅三年，復生三子。一日慎郎尋思起來，不勝忿怒曰：「吾家世居豫章，子孫族類一千餘眾，皆被許遜滅絕，破我巢穴，使我無容身之地。雖然潛居此地，其實怨恨難消。今既歲久，諒許遜不復知有我也。我今欲回豫章，大興洪水，潰沒城郡，仍滅取許遜之族，報復前仇，方消此恨。」

言罷，來見使君。使君問曰：「賢婿有何話說？」慎郎曰：「方今春風和暖，正宜出外經商，特來拜辭岳父而去。家中妻子，望岳丈看顧。」使君曰：「賢婿放心前去，不必多憂。若得充囊之利，早圖返棹。」言罷，分別而去。

時晉永嘉七年，真君與其徒甘戰、施岑周覽城邑，遍尋蛟孽，三年間，杳無蹤跡，已置之度外去了。不想這孽龍自來送死。忽一日，道童來報，有一少年子弟，丰姿美貌，衣冠俊偉，來謁真君。真君命人，問曰：「先生何處人也？」少年曰：「小生姓慎名郎，金陵人氏。久聞賢公有斡旋天地之手，懾伏孽龍之功，海內少二，寰中寡雙。小生特來過訪，欲遂識荆之願，別無他意。」真君曰：「孽精未除，徒負虛名，可愧，可愧！」真君言罷，其少年告辭而出。真君送而別之。甘、施二弟子曰：「適聞少年，是何人也？」真君曰：「此孽龍也。」

今來相見，探我虛實耳。」甘、施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真君曰：「吾觀其人妖氣尚在，腥風襲人，是以知之。」甘、施曰：「既如此，即當擒而誅之，何故又縱之使去也？」真君曰：「吾四次擒拿，皆被變化而去。今伴為不知，使彼不堪堤防，庶可隨便擒之耳。」施岑乃問曰：「此時不知逃躲何處？吾二人願往殺之。」真君舉慧眼一照，乃曰：「今在江滸，化為一黃牛，臥於郡城沙磧之上。我今化為一黑牛，與之相鬥，汝二人可提寶劍，潛往窺之。候其力倦，即拔劍而揮之，蛟必可誅也。」

言罷，遂化一黑牛，奔躍而去，真個：

四蹄堅固如山虎，兩角崢嶸似海龍。

今向沙邊相抵觸，神仙變化果無窮。

真君化成黑牛，早到沙磧之上，即與黃牛相鬥。恰鬥有兩個時辰，甘、施二人躡跡而至，正見二牛相鬥，黃牛力倦之際，施岑用劍一揮，正中黃牛左股。甘戰亦揮起寶劍斬及一角，黃牛奔入城南井中，其角落地。今馬當相對有黃牛洲。

此角日後成精，常變牛出來，害取客商船隻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真君謂甘、施曰：「孽龍既入井中，諒巢穴在此。吾遣符使吏兵導我前進，汝二人可隨我之後，躡其蹤跡，探其巢穴，擒而殺之，以絕後患。」言罷，真君乃跳入井中。施、甘二人，亦跳入井中。符使護引真君前進。只見那個井其口上雖是狹的，到了下面，別是一個乾坤。這邊有一個孔，透著那一個孔，那邊有一個洞，透著那一個洞，就似杭州城二十四條花柳巷，巷巷相穿；又似龍窟港三十六條大灣，灣灣相見。常人說道井中之蛙，所見甚小，蓋未曾到這個所在，見著許大世界。真君隨符使一路而行，忽見有一樣物件，不長不短，圓圓的相似個播種模樣。甘戰擡起看時，乃是一車轄。

問於真君曰：「此井中怎的有此車轄？」真君道：「昔前漢有一人，姓陳名遵，每大會賓客，輒閉了門，取車轄投於井中，雖有急事，不得去。必飲罷，才撈取車轄還人。後有一車轄，再撈不起，原來水蕩在此處來了。」

又行數里，忽見有一個四方四角，新新鮮鮮的物件，施岑撿將起來一看，原來是個印匣兒。問於真君，真君曰：「昔後漢有宦官張讓劫遷天子，北至河上，將傳國玉璽投之井中，再無人知覺。後洛陽城南驪宮井有五色氣一道直衝上天，孫堅認得是寶貝的瑞氣，遂命人灌井，就得了這一顆玉璽。璽便得去，卻把這個匣兒遺在這裡。」又行數里，忽見有一物件，光閃閃，白淨淨，嘴灣灣，腹大大的，甘戰卻拾將起來一看，原來是個銀瓶。甘戰又問於真君，真君曰：「曾聞有一女子吟云：『石上磨玉簪，玉簪欲成中央折；井底引銀瓶，銀瓶欲上絲繩絕。』想這個銀瓶，是那女子所引的，因斷了繩子，故流落在此。」

符使稟曰：「孽龍多久遁去，真仙須急忙追趕，途路之上，且不要講古。」真君於是命弟子趨步而行。只見水族之中，見了的唬得魂不附體。鮎魚兒只把口張，團魚兒只把頸縮，蝦子兒只顧拱腰，鯽魚兒只顧搖尾，真君都置之不問。卻說那符使引真君再轉一灣抹一角，正是行到山窮水盡處，看看在長沙府賈玉井中而出。真君曰：「今得其巢穴矣。」遂辭了符使回去，自來抓尋。

卻說孽龍精既出其井，仍變為慎郎，入於賈使君府中。使君見其身體狼狽，舉家大驚，問其緣故。慎郎答曰：「今去頗獲大利，不幸回至半途，偶遇賊盜，資財盡劫。又被殺傷左額左股，疼痛難忍。」使君看其刀痕，不勝隱痛，令家僮請求醫士療治。真君乃扮作一醫士，命甘、施二人，扮作兩個徒弟跟隨。這醫士呵：道明賢聖，藥辨君臣。遇病時，深識著望聞問切；下藥處，精知個功巧聖神。戴唐巾，披道服，飄飄揚揚；搖羽扇，背葫蘆，瀟瀟灑灑。診寸關尺三部脈，辨邪審痼，奚煩三折肱；療上中下三等入，起死回生，只是一舉手。真個是東晉之時，重生了春秋扁鵲；卻原來西江之地，再出著上古神農。萬古共稱醫國手，一腔都是活人心。

卻說真君扮了醫士，賈府僮僕見了，相請而去。進了使君宅上，相見禮畢。使君曰：「吾婿在外經商，被盜賊殺傷左額左股。先生有何妙藥，可以治之？容某重謝。」真君曰：「寶劍所傷，吾有妙法，手到即愈。」使君大喜，即召慎郎出來醫治。當時蛟精臥於房中，問僮僕曰：「醫士只一人麼？」僮僕曰：「兼有兩個徒弟。」蛟精卻疑是真君，不敢輕出。其妻賈氏催促之曰：「醫人在堂，你何故不出？」慎郎曰：「你不曉事，醫得我好也是這個醫士，醫得不好也是這個醫士。」賈氏竟不知所以。使君見慎郎不出，親自入房召之。真君乃隨使君之後，直至房中厲聲叱曰：「孽畜再敢走麼？」孽龍計窮勢迫，遂變出本形，蜿蜒走出堂下。不想真君先設了天羅地網，活活擒之。又以法水噴其三子，悉變為小蛟。真君拔劍並誅之。賈玉之女，此時亦欲變幻，施岑活活擒祝使君大驚。真君曰：「慎郎者，乃孽龍之精，今變作人形，拜爾為岳丈。吾乃豫章許遜，追尋至此擒之。爾女今亦成蛟，合受吾一劍。」

賈使君乃與其妻跪於真君之前，哀告曰：「吾女被蛟精所染，非吾女之罪，伏望憐而赦之！」真君遂給取神符與賈女服之，故得不變。

真君謂使君曰：「蛟精所居之處，其下即水。今汝舍下深不逾尺，皆是水泉。可速徙居他處，毋自蹈禍！」使君舉家驚惶，遂急忙遷居高處。原住其地，不數日果陷為淵潭，深不可測。今長沙府昭潭是也。施岑卻從天羅地網中取出孽龍，欲揮劍斬之。真君曰：「此孽殺之甚易，擒之最難。我想江西系是浮地，下面皆為蛟穴。城南一井其深無底，此井與江水同消長。莫若鎖此畜回歸，吾以鐵樹鎮之井中，系此孽畜於鐵樹之上。使後世倘有蛟精見此畜遭厥磨難，或有警惕，不敢為害。」甘戰曰：「善！」遂鎖了孽龍，逕回豫章。於是驅使神兵，鑄鐵為樹，置之郡城南井中。下用鐵索鉤鎖，鎮其地脈，牢系孽龍於樹，且祝之曰：

鐵樹開花，其妖若興，吾當復出。鐵樹居正，其妖永除。水妖屏跡，城邑無虞。

又留記云：

鐵樹鎮洪州，萬年永不休。天下大亂，此處無憂。天下大旱，此處薄收。

又元朝吳全節有詩云：

八索縱橫維地脈，一泓消長定江流。

豫章勝地由天造，砥柱中天憶萬秋。

真君又鑄鐵為符，鎮於鄱陽湖中。又鑄鐵蓋覆於廬陵元潭，今留一劍在焉。又立府靖於宛嶠山頂，皆所以鎮壓後患也。

真君既擒妖孽，功滿乾坤。時晉明帝太寧二年，大將軍王敦，字處仲，出守武昌，舉兵內向，次洞庭湖。真君與吳君同往說之，蓋欲止敦而存晉室也。是時郭景純亦在王敦幕府，因此三人得以相會。景純謂真君曰：「公斬馘蛟精，功行圓滿。況曩時西山之地，靈氣鐘完，公不日當上升矣。」真君感謝。

一日景純同真君、吳君來謁王敦。敦見三人同至，大喜，遂令左右設宴款待。酒至半酣，敦問曰：「我昨宵得一夢，夢見一木破天，不知主何吉凶？」真君曰：「木上破天，乃『未』字也。公未可妄動。」吳君曰：「吾師之言，灼有先見，公謹識之！」王敦聞二君言，心甚不悅，乃令郭璞卜之。璞曰：「此數用克體，將軍此行，幹事不成也。」王敦不悅曰：「我之壽有幾何？」璞曰：「將軍若舉大事，禍將不久；若遂還武昌，則壽未可量。」王敦怒曰：「汝壽幾何？」璞曰：「我壽盡在今日。」王敦大怒，令武士擒璞斬之。真君與吳君舉杯擲起，化為白鶴一雙，飛繞梁棟之上。王敦舉眼看鶴，已失二君所在。

且說郭璞既死，家人備辦衣衾棺槨，殮畢。越三日，市人見璞衣冠儼然，與親友相見如故。王敦知之不信，令開棺視之，果無屍首，始知璞脫質升仙也。自後王敦行兵果敗，遂還武昌而死，卒有支解之刑，蓋不聽三君之諫，以至於此。

再說吳君邀真君同下金陵，遨遊山水，既而欲買舟上豫章，打頭風不息。舟中人道：「當此仲夏，南風浩蕩，舟船難進，奈何？」真君曰：「我代汝等駕之，汝等但要瞑目安坐，切勿開眼窺視。」吳君乃立於船頭，真君親自把船，遂召黑龍二尾，挾舟而行。經池陽之地，以先天無極都雷府之印，印西崖石壁上以辟水怪，今有印紋。舟漸漸凌空而起，須臾，過廬山之巔，至雲霄峰。二君欲觀洞府景致，故其船梢刮抹林木之表，戛戛有聲。舟人不能忍，皆偷眼窺之，忽然捨舟於層巒之上，折桅於深澗之下，今號鐵船峰。其下有斷石，即其桅也。真君謂舟人曰：「汝等不聽吾言，以至如此，今將何所歸乎？」舟人懇拜，願求濟度之法。真君教以服餌靈藥，遂得辟谷不饑，盡隱於紫霄峰下。二君乃各乘一龍，回至豫章，遂就舊時隱居，終日與諸弟子講求真詮，乃作《思仙之歌》云：天運循環兮疾如飛，人生世間兮欲何為？爭名奪利兮徒丘墟，風月滋味兮有誰知？不如且進黃金卮，一飲一唱日沉西。丹砂養就玉龍池，小瓢世界寬無涯。世人莫道是愚癡，豁然一笑天地齊。

又作八寶垂訓曰：

忠孝廉謹，寬裕容忍。忠則不欺，孝則不悖；廉而罔貪，謹而勿失；修身如此，可以成德，寬則得眾，裕然有餘；容而翕受，

忍則安舒；接人以禮，怨咎滌除。凡我弟子，動靜勤篤，念茲在茲，當守其獨，有喪厥心，三官考戮。

卻說天地水府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及太白金星，因言真君原是玉洞天仙下降，今除蕩妖孽，惠及生靈，德厚功高；其弟子吳猛等，扶同真君，共成至道，皆宜老板，以至天庭。商議具表，奏聞玉帝。玉帝准奏，乃授許遜九天都仙大使兼高明大使之職，封孝先王。遠祖祖父，各有職位。先差九天採訪使崔子文、段丘仲捧詔一道，諭知許遜，預示飛升之期，以昭善報。採訪二仙捧詔下界，時晉孝武寧康二年甲戌，真君時年一百三十六歲。八月朔旦，見雲仗自天而下，導從者甚眾，降於庭中。真君迎接拜訖，二仙曰：「奉玉皇敕令，賜子寶詔。子可備香花燈燭，整頓衣冠，俯伏階下，以聽宣讀！」

詔曰：

上詔學仙童子許遜：卿在多劫之前，積修至道，勤苦悉備。天經地緯，悉已深通；萬法千門，罔不師歷。救災拔難，除害蕩妖；功濟生靈，名高玉籍。

眾真老板，宜有甄升。可受九州都仙大使兼高明大使、孝先王之職。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各一事。期以八月十五午時，拔宅上升。詔書到日，信詔奉行。

讀罷，真君再拜，遂登階受詔畢，乃揖二仙上坐，問其姓名。二仙曰：「余乃崔子文、段丘仲，俱授九天採訪使之職。」真君曰：「愚蒙有何德能，感動天帝，更勞二仙下降？」二仙曰：「公修己利人，功行已滿。昨者群真保奏，升入仙班，相迎在邇，先命某等捧詔諭知。」言畢，遂乘龍車而去。

真君既得天書之後，門弟子吳猛等，與鄉中耆老及諸親眷，皆知行期已近，朝夕會飲，以敘別情。真君謂眾人曰：「欲達神仙之路，在先行其善而後立其功。吾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，豫章之境，五陵之內，當出地仙八百餘人。其師出於豫章，大闡吾教。以吾壇前松樹枝垂覆拂地，郡江心中忽生沙洲掩過井口者，是其時也。」後人有言：「龍沙會合，真仙必出。」按龍沙在章江西岸畔，與郡城相對，事見《龍沙記》。潘清逸有《望龍沙》五言詩云：

五陵無限人，密視松沙記。  
龍沙雖未合，氣象已虛異。  
昔時雲浪遊，半作桑麻地。  
地形帶江轉，山勢若連契。

是時八月望日，大營齋會，遍召里人，及諸親友並門弟子，長少畢集。至日中，遙聞音樂之聲，祥雲繚繞，漸至會所。羽蓋龍車，仙童綵女，官將吏兵，前後擁護。前採訪使崔子文、段丘仲二仙又至。真君拜迎。二仙復宣詔曰：上詔學仙童子許遜：功行圓滿，已仰潛山司命官，傳金丹於下界，返子身於上天。及家口廚宅，一並拔之上升。著今天丁力士與流金火鈴，照辟中間，無或散漫。仍封遠祖許由，玉虛僕射；又封曾祖許琰，太微兵衛大夫，曾祖母太微夫人；其父許肅，封中嶽仙官，母張氏封中嶽夫人。欽此欽遵，詔至奉行！

真君再拜受詔畢。崔子文曰：「公門下弟子雖眾，惟陳勳、曾亨、周廣、時荷等外，黃仁覽與其父，眇烈與其母，共四十二口，合當從行。餘者自有升舉之日，不得皆往也。」言罷，揖真君上了龍車，仙眷四十二口，同時升舉。里人及門下弟子，不與上升者，不捨真君之德，攀轅臥轍，號泣振天，願相隨而不可得。真君曰：「仙凡有路可通。汝等但能遵行孝道，利物濟民，何患無報耶！」真君族孫許簡哀告曰：「仙翁拔宅衝升，後世無所考驗，可留下一物，以為他日之記。」真君遂留下修行鐘一口，並一石函，謂之曰：「世變時遷，此即為陳跡矣。」真君有一僕名許大者，與其妻市米於西嶺，聞真君飛升，即奔馳而歸。行忙車覆，遺其米於地上，米皆復生，今有覆米岡、生米鎮猶在。比至哀泣，求其從行。真君以彼無有仙分，乃授以地仙之術，夫婦皆隱於西山。仙仗既舉，屋宇雞犬皆上升。惟鼠不潔，天兵推下地來。一跌腸出，其鼠遂拖腸不死。後人或見之者，皆為瑞應。又墜下藥臼一口，碾穀一輪；又墜下雞籠一隻，於宅之東南十里；又許氏仙姑，墜下金釵一股，今有許氏墜釵洲猶在。時人以其拔宅上升，有詩歎美云：

慈仁共羨許旌陽，惠澤生民耿不忘。  
拔宅上升成至道，陽功陰德感蒼蒼。

仙駕飛空漸遠，望之不可見，惟見祥雲彩霞，彌漫上谷，百里之內，異香芬馥。忽有紅錦帷一幅飛來，旋繞故地之上。

卻說真君仙駕經過袁州府宜春縣棲梧山，真君乃遣二青衣童子下告王朔，具以玉皇詔命，因來相別。王朔舉家瞻拜，告曰：「朔蒙尊師所授道法，遵奉已久，乞帶從行！」真君曰：「子仙骨未充，只可延年得壽而已，難以帶汝同行。」乃取香茅一根擲下，令二童子授與王朔，教之曰：「此茅味異，可栽植於此地，久服長生。甘能養肉，辛能養節，苦能養氣，咸能養骨，滑能養膚，酸能養筋，宜調和美酒飲之，必見功效。」

言訖而別。王朔依真君之言，即將此茅栽植，取來調和酒味服之，壽三百歲而終。今臨江府玉虛觀即其地也。仙茅至今猶在。真君飛升之後，里人與其族孫許簡，就其地立祠，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，寫於竹簡之上，載之巨籥，令人採取，以決休咎。其修行鐘、藥臼、藥臼、石函等事，並寶藏於祠。後改為觀。因空中有紅錦帷飛來旋繞，故名曰游帷觀。

真君既至天庭，玉帝升殿，崔子文、段丘仲二仙引真君與弟子等聽候玉旨。玉帝宣入朝見，真君揚塵拜舞，俯伏金階下，上表奏曰：「臣許遜庸才劣質，雖有咒水行符馘毒之功，蓋亦賴眾弟子十一人之力。今弟子之中只有陳勳、曾亨、周廣、時荷、黃仁覽、眇烈六人，已蒙聖恩超昇天界。更有吳猛、施岑、甘戰、鐘離嘉、彭抗五人，未蒙拔擢，誠為缺典。」

望乞一視同仁，宣至天庭，同歸至道。」玉帝見奏，即傳玉旨差周廣為使，齎傳詔旨，令吳猛等五人同日上升。周廣即拜辭玉帝，齎詔下宣。是時乃晉寧康二年九月初一日也。吳猛時年一百八十六歲，見真君上升，已不與從，心曲怏怏，正與施岑、甘戰、鐘離嘉、彭抗四道友同歸西寧，聚義修煉。只見周廣齎詔自天而下。眾相見畢，動問其下界之故。周廣曰：「吾師朝見玉帝，奏上帝諸位仙友多助仙功，未得上升，懇求玉帝超擢。玉帝即差廣齎詔旨令五君上升，同歸至道。」五人聽言大喜，各乘白鹿車，白晝衝升。今有吳仙村吳仙觀，是其飛升之處。然真君所從游者三千餘人，其有功有行而得上升者，通吳君十有一人焉耳。真君領弟子朝見玉帝畢，玉帝各授以仙職。遂率群弟子拜謁太師祖孝悌明王衛弘，師祖孝明王蘭公，師傅謀母已畢，又謝了三官金星保奏之功。真君又薦舉故人許都胡雲、雲陽詹瞻二人，皆有道之士，玉帝皆封真人之號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真君自升仙後，屢顯神通。隋煬帝無道，燒燬佛祠，乃將游帷觀廢毀。唐高宗永淳年間，遂命真人胡惠超重新建之。至宋太宗、仁宗皆賜御書，真宗時賜改游帷觀曰玉隆宮。

至宋代政和二年，徽宗忽得重病，面生惡瘡。晝寤恍然一夢，見東華門有一道士，戴九華冠，披絳章服，左右童子，持劍導前，來至丹墀稽首。帝疑非人間道士，因問曰：「卿是何人？」

道士對曰：「吾為許旌陽，權掌九天司職。上帝詔往西翟耶國按察，經由故國，知主上患疾，特來顧之。」帝曰：「朕患毒瘡，諸藥不能愈，卿有藥否？」道士即取小瓢子傾藥一粒，如綠豆子大，呵氣抹於徽宗瘡上，遂揖而去。且曰：「吾洪都西山弊舍，久已零落，乞望聖眼一瞻為幸！」帝豁然而寤，覺滿面清涼，以手摩之，瘡遂愈矣。乃令近臣將圖經考之，見洪州西山有許旌陽遺跡。詔造許真君行宮，改修玉隆宮，仍添「萬壽」二字。塑真君新像，尊號曰「神功妙濟真君」。

許真君所遺之物，皆有神護守，不可觸犯。如殿前手植柏樹，其榮瘁常兆本宮盛衰，剪葉煮湯，諸病可愈。井中鐵樹，唐嚴譔作洪州牧，心內不信，令人掘發，俄然天變，忽有迅雷烈風，江波泛溢，城郭震動。譔懼，叩頭悔謝，久之而後止。又強取修行鐘，置之僧寺，擊之聲啞如土木。譔坐寐，見神人叱責，醒覺，而送鐘還宮。又碾輪、藥臼，州牧徐登令取至府觀之，猶未及觀，遂乃飛去還宮。又石函，唐朝張善安竊據洪州，強鑿開其蓋，內冊朱書數字云：「五百年後強賊張善安開鑿之。」善安看畢，恐

懼，遂磨洗其字，終不泯滅。因藏其蓋，其字尚留函底。宋高宗建炎間，金人寇江左，欲焚毀宮殿。俄而水自楹桷噴出，火不能燒，虜酋大驚，乃徹兵而去。皇明列聖，元加寅奉，敕賜重修宮殿，真君屢出護國行醫。正德戊寅年間，寧府陰謀不軌，親詣其宮，真君降箕筆云：

三三兩兩兩三三，殺盡江南一簷耽。

荷葉敗時黃菊綻，大明依舊鎮江山。

後來果敗。諸靈驗不可盡述。後人有詩歎云：

金書玉檢不能留，八字遺言可力求。

試看真君功行滿，三千弱水自通舟。